土星號的奇遇

納爾遜·彭德　原著／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SF 1

土星號的奇遇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①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精選出來的。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

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光復書局發行人　林春輝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①

土星號的奇遇

原著　納爾遜・彭德

編譯　本局編輯部

光復書局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渺無際的太空。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偉大之餘，不能不奮發圖強，推廣科學教育，冀望在未來為人類謀求福址的事功上，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

提到發展科學教育，可真是千頭萬緒，正規的學校課程，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裏，普遍地深深紮根，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光復書局**年來陸續出版了「國民的科學」和「幼兒的科學」等，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輯為「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選集分期出版，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啟發新知。

科學小說，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

向讀者宣佈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因爲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最爲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對於耽於幻想，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啟發的功能。

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發明創造的前驅。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指標。

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光復書局**斯集的出版，實在值得欽佩和讚揚，這裏謹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

獻給讀者

漢松船長是一個脾氣暴燥的老頑固，但的確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他所指揮駕駛的太空船——土星號，是一艘建造於二〇八四年的破舊老爺船。

我——斯巴克，也是土星號上的一員。

不久之前，出現了一個專門製造麻煩的人物，他就是畢克。當他來到土星號之後，使一向平靜的船上掀起一連串的漣漪。

這是以宇宙爲背景。用充滿幽默的筆調所描寫的冒險故事。

作者納爾遜·彭德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幻想小說家。他的作品經常刊載於各大雜誌，和在廣播電台、電視節目中播出。此外，他也是美國偵探小說作家俱樂部裏，極爲活躍的一員。

這部小說描寫的手法，和他經常所寫的電視劇很相似，各場面都處理得乾淨俐落，使讀者閱讀時，感到極輕鬆愉快。

編者　謹識

人物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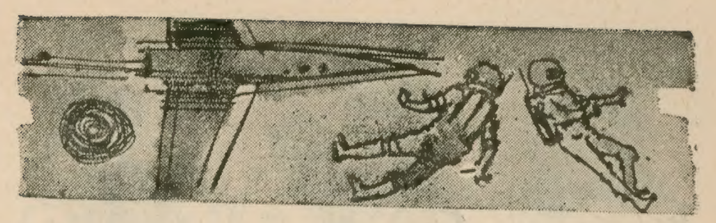
漢松船長——土星號是一艘破舊的老爺船。能在太空中飛行，已經是相當勉強的了，還得去照顧一個專門惹事的大少爺，使得漢松船長非常煩惱。

黛安——一個美麗的小姑娘，是船長最疼愛的獨生女。雖然船長事先警告黛安說，畢克是一個壞蛋。但她仍然和畢克成爲好朋友。

斯巴克——我，是一所電子通信學校二年級的學生，在太陽系航空公司當見習生，被派在土星號上當無線電通信實習生。

郎斯勒·畢克——太陽系航空公司總經理畢克的姪子。是一個長腿高瘦的傢伙。曾在貨艙裏的蔬菜上撒水，使這些蔬菜全部腐爛，差點兒把老船長活活氣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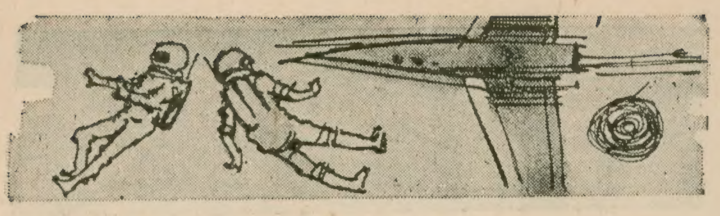
强盜——經常在太空中攔刧破舊的太空船。不但把所有的貨物搶去，還在船身鑽洞，眼看著船員們痛苦地死去爲樂。



目錄

第一章

自我介紹……一二
胖嘟嘟的漢松船長……一四
管貨員的假病……二〇
考試不及格時……三一
畢克撿到金蛋……三七
土星號的鍊金術……四六
畢克是科學大廚師……五〇
大黃蜂強盜……五六
依依不捨的強盜和船長……六二



第二章

以老鼠做實驗……七一
船長和畢克賭棒球賽……七五
蹩腳選手畢克……八五
船長的寶貝……八七
友情的花束……九四
太空中的競賽……一〇〇
畢克唯一的擁護者……一〇八
畢克發明了加速器……一一八
魔術大王畢克……一二四
土星號的新任務……一三三
膽小的老船長……一三八

畢克的幽靈……一四四
在木星上……一五一
船長的大事業……一五四
船長的祕密……一六〇
可怕的敵手……一七〇
船長的眼淚……一七六
飛鷹商標……一八六
湖畔的祕密……一九三
傷心的畢克……二〇〇
強盜的大本營……二〇八

第一章

自我介紹

各位讀者們好！我的名字叫做斯巴克。年齡可能比各位大一兩歲，不過總不會超過三歲以上就是了。請問你們，現在正在學校學些什麼？休息時間喜歡玩些什麼？你們是帶便當去學校的？還是吃營養午餐？營養午餐還合你的胃口嗎？

哎呀！算了吧。反正聽不見你們的回答，還是讓我介紹介紹我自己好了。

我是一所電子通信學校二年級的學生。不過我已好久沒有去上學了，因為我離開地球已經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各位一定很羨慕我吧？我目前正在一艘宇宙船上，這艘船的名字叫做土星號。這名字聽起來蠻神氣的，其實是一艘破舊的老爺船。不久之前，你爸爸不是買了一雙新球鞋給你嗎？你立刻就把那雙舊球鞋順手一扔，丟到垃圾箱去了，是不是？我們的土星號就像你那雙舊球鞋那樣，又破又爛的。

你問我，為什麼不去上學而上這艘老爺船？我告訴你，那是因為我們學校的制度很特別

。第一年必須在學校上課，但是，如果你的成績在十名以內的話，第二年就不必去學校，而去你所喜歡的任何公司當實習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實際的工作。做了一年後，你就升到三年級了。我的成績恰好在十名以內的最後一名。雖然是最末一名，我還是得意洋洋地來到太陽系航空公司當實習生，在無線電室服務。其實，我經常只在土星號裏被人差來遣去，做一些工友所做的事情，根本談不上什麼實習。

我偷偷地告訴你，這個太陽系航空公司，你只聽到它的名字，還覺得蠻氣派的，其實啊……

……以後再談吧！開場白說得太長，是會使人生厭的。

我現在所要講的，並不是我的太空旅行記，而是要介紹給各位一個很有趣的人物，是一個古里古怪的青年，名叫——郎斯勒．畢克。

現在我就開始講畢克先生的故事。不過，可別把我的名字忘掉囉，我叫斯巴克，就在下一章，我將以額頭上腫了一個大疱疱的姿態出現。

胖嘟嘟的漢松船長

「斯巴克，在嗎？」

宇宙貨船土星號的漢松船長說着，走進無線電室來，他不但腳步沉重，還用力地抓了幾下斑白的頭髮，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才坐到椅子上。由於船長肥胖的身體，使這把椅子發出可憐兮兮的呻吟聲來。

「船長，發生了什麼事嗎？」

「唉！還說什麼事呢！咦？你對着鏡子幹什麼？難道眼睛多長了一隻嗎？」

「眼睛倒是沒有多長，只不過頭上腫了一個疱疱。剛才着陸的時候不是震動了兩下嗎？木架上的東西滾下來碰到我的額頭，使我的眼睛冒出火花來。」

「嗯，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在土星號上是常有的。幾天前，我還不是撞得眼睛冒出火花來？不但是火花，我還聞到一股焦味哩！不過，這種天災還可以忍耐，最可怕的還是像我現在所遭遇的災難，簡直使我吃不消。」

「什麼災難這麼嚴重？」

我停下了在疱上擦藥的手問他，但是船長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却說：

「喂！斯巴克，你仔細地瞧瞧我，你覺得我怎樣？」

「我看你也沒有長疱疱，看來健康得很。不過，船長如果太累了，就在這裏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然而漢松船長又大大地嘆了一口氣說：

「不要說一些敷衍我的話了。我是認眞的，我這個人究竟看來怎樣？老實地對我說吧。」

我的確有一點迷惑了。

「船長究竟是想聽老實話呢？還是要聽恭維您的話？要我老實說嘛，就是剛剛所講的了。看來胖胖的，營養良好；年齡嘛，跟我父親差不多，我想是五十歲剛出頭吧！而且從來沒有生過病，只要有關宇宙的事嘛，瞭如指掌。」

「喂！喂！大錯特錯，我應該看起來像池塘邊的蘆葦草那樣地弱不禁風才對。」

「噢，是嗎？」

我睜大了眼睛再仔細地看看他，但是無論如何，我無法把體重九十公斤的船長看成細長的蘆葦草。

船長站起來從窗口望着外面。長・愛爾蘭宇宙港正顯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土星號在這裏着陸，等待着裝貨。

「呀！就是那個傢伙，那個傢伙來啦！」船長喃喃地說。

一定就是他所說的「那個傢伙」使他很感煩惱的。我也隨着從窗口往外看。

「船長，您所說的那個傢伙在那兒？」

「喏，就在那裏嘛！就是那一個像鶴鳥踩在高蹻上的瘦傢伙。」

「我看到了。就是那個帶着溫柔的笑容走向這邊來的人是嗎？」

「什麼？你怎麼說那是『溫柔的笑容』呢？斯巴克，你的國語實在太差勁了。說好聽一點，也不過是說他的笑容很像巴納種狗的笑容而已。」

巴納種狗是專在阿爾卑斯山以救護遇難的人而聞名的紅十字犬。但是，我記得在博物課

本或國語課本裏，我從來沒有學到狗也會笑這一回事。我只記得在從前讀過的一部名著裏，曾經出現過一隻會笑的貓而已，大概是船長把貓和狗弄錯了。由於剛剛船長說我「國語太差勁」，我想可能在我沒有讀過的名作像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出現狗笑的描寫。（後來，我問過國語老師，他說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並沒有。）

我問船長說：

「那一個人怎麼啦？」

「嗯，我平時是最不喜歡發牢騷的。這也是一個船長應有的修養，但是又怕把許多牢騷悶在肚子裏會胖起來。你的父親也胖嗎？有時心裏很不愉快，我也會發發牢騷，你不會笑我吧？」

「不，絕不會笑你。因爲我很喜歡船長，所以只要你叫我不要笑，無論怎麼好笑我都會忍住的。」

「是嗎？那麼我就要開始發牢騷了。」

漢松船長拿出手帕擦一擦前額的汗珠後坐回椅子，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一個長腿傢伙是太陽系公司總經理畢克先生的姪子。剛才，我在宇宙港辦事處辦理載貨手續的時候，公司的經理來了，硬要我讓那個傢伙在土星號上，擔任高級船員的職位呢。」

無論如何漢松船長是無法拒絕他的。因此他才自認爲自己像一株蘆葦草一般軟弱無用的人。如果土星號是一艘最新式的宇宙船，那麼容納一兩個無所事事的少爺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事情糟就糟在土星號是二〇八五年建造的老爺船。早在十二、三年前，宇宙航行安全委員會就命令它由客船改爲貨船了。

「這艘老爺船已不能保障乘客們生命的安全了，只能在太空中搖搖晃晃地航行。對船長來說，已經很吃力了，現在又得照顧一個礙手礙脚的大少爺。唉！我究竟做了什麼孽喔！」

「船長，您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只是運氣不好罷了。」

就在我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來安慰船長時，那個傢伙已邁著他細長的雙腿走到土星號了。

我急忙把手裏的藥和鏡子藏起來，再把幾本教科書打開來放在身邊，臨時裝一裝門面。

「……火星的地形特徵，主要有下列幾項……」

我開始大聲地讀起書來，可惜的是，這個人並沒有立刻走進土星號。從窗子偷偷望去，只見這位長腿的電線桿先生，停在土星號下，抬頭呆望着上面。

我將他臉上的特徵記錄如下：

喉結特別大而凸出，耳朵像啤酒杯的把手，臉上一直浮漾着溫和親切的微笑。

「船長，我看他的嘴巴動着，這個人大概是站在那裏問，可不可以進來的吧！」

「那麼你去，讓他進來。我想，這個傢伙恐怕連宇宙船的『宇』字也搞不清楚。唉，我只希望能和他相處得融洽就夠了。」

於是，我走到入口處打開氣閘讓他進船來。這位電線桿先生立刻伸出他的大手，十分熱烈握住我的手開口說：

「我是郎斯勒‧畢克，是飛行員。以後請多多指教。」

「我是斯巴克，無線電通信見習生。請進來吧！船長是一位大好人呢！」

管貨員的假病

然而，不久之後船長的憂慮卻不幸言中了。事件發生在土星號裝貨完畢，出發到火星之後不久。

離開了地球，土星號以難得的快速，很順利地向前飛行着。當船員們正聚在餐廳裏享受他們離開地球，大約是第十頓飯的時候……。

突然間，餐桌、椅子、菜、

湯，甚至連船長、駕駛員、廚師和我，一下子統統浮在空中了。

「喂！喂！喂！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定是人工重力裝置發生故障了，趕快連絡！」

這時，船長爲避免和浮在他眼前的湯衝突，不停地揮動着手。湯終於被打翻，而無數的小水珠，像汽車一般地環繞着他。

麥納駕駛員緊抓着天花板上的鉛管，好不容易地到達通報機口打開了開關。

「喂！調節室，怎麼搞的？大家都浮起來了！」

立刻從擴音機裏傳來慢吞吞地聲音說：

「這裏是調節室，裏面沒有人。」

「沒有人怎麼能說話。你是誰？」

「我是畢克。奇怪，究竟發生什麼事？連我也浮起來了呢？」

船長大聲嚷道：

「喂，畢克，是不是你搞的？」

「我並沒有做什麼啊。剛才我想參觀參觀調節室，剛好裏面沒有人，我想就在門口等一下，只在一根棍子上一靠，突然就變成這個樣子。眞有趣極了！」

「什麼？你靠的並不是普通的棍子。那是控制離心力裝置的槓桿呢。趕快把它恢復原狀！這宇宙船是利用離心力造成人工重力的，瞧！都是你闖的禍。」

「嗯，我的第六感沒錯，我也覺得好像是我搞出來的，我會馬上使它恢復原狀，不過，我自己也浮着，要游到槓桿那裏，恐怕要花點時間，請等一等。」

一會兒之後，所有浮在空中的東西，又突然全部掉下來。這是人工重力又恢復了作用。但是由於來得太突然了，結果仍然使大家狼狽不堪。船長跌坐在地上，湯流得滿頭滿臉，他不禁漲紅了臉怒吼道：

「姓畢的，我警告你，我以後一定把剛做好的熱湯倒在你頭上，你要小心啊。」

因此，在這事件平息之後，我心中偷偷地期待，什麼時候船長捧着熱湯追逐畢克。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回事。那是由於接着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的緣故。

這一次又是畢克惹出來的。起因由於剛才，畢克浮在半空中時，無意之中抓到自動方向舵裝置的把手，使土星號脫離預定航線約七度之遠，得多繞道十六萬公里。因爲那個裝置是預先把土星號到火星之間的航道計算調節好了的。

船長又氣又急，暴跳如雷地怒吼道：

「趕快加速前進，不然將損失大量的燃料。而且比預定時間遲一天到達參．西提宇宙港。啊！我倆直是急着趕到那裏被革職的嘛。」

假使船長幸運地不被免職，也得像你我被發現惡作劇時一樣，垂下了頭被訓一頓，因爲

燃料是非常昂貴的。船長一直被訓完爲止，只有低著頭禱告上帝的份兒，絕不可能有辯駁半句的餘地。

「不管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我這個當船長的一定將負全責，我們正在用這艘土星號載運重要的農作物到火星去，今後，那個傢伙膽敢再搗蛋的話，我絕不再容忍！」

船長說到這裏悲傷地搖搖頭，再也接不下去了。這時麥納駕駛員忽然點一點頭說：

「船長，我想出一個好辦法了。哎呀！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我這麼聰明呢！」麥納駕駛員大聲地嚷，險些把我的耳朵震聾了。

「我說把畢克改派爲管貨員就是了，那麼不就等於把他軟禁在貨艙裏嗎？貨艙在船底，這麼一來，讓畢克當管貨員就等於把他關在船底，再也不能出來闖禍了，是不是？」

「對，這個辦法很不錯。可是原來管貨的哈尼怎麼辦呢？」

「就說哈尼生病不就得了？說他吃壞肚子怎樣？然後捧一捧畢克，說這是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推他做管貨員還怕他不幹嗎？」

船長一手抱着胳膊，一手撫着下巴，沉思了一會兒：

「好吧。這個辦法的確不錯，立即着手。其實餐廳的廚師史洛所煮的雜燴粥，不管誰吃了都會壞肚子的。不吃壞肚子那才是奇蹟哩，貪吃的管貨員吃過多的雜燴粥而生病是很有道理的。我一向就是喜歡合理的事。」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不久，三點的鐘聲響了，表示換班的時間來到。我走向餐廳去吃剛剛被人數落一番的雜燴粥時，恰好碰到畢克迎面而來。

「嗨，斯巴克，你要吃什麼？」

「吃雜燴粥。」

「喲！那是吃不得的。我請你吃別的吧。一小時前，管貨的哈尼就是因爲吃雜燴粥吃出毛病來的。眞可怕啊！我就是因此被船長緊急任命爲管貨員。你最好不要吃雜燴粥，身體健康最要緊。」

畢克親切地微笑着對我說，使我不禁低下頭。因爲我知道管貨員的病並不是眞的。

「畢克先生，你太辛苦了。」

我同情地對他說。他仍然笑一笑但稍微緊張地對我說：

「是啊。斯巴克，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務。所以我應該好好地考慮應該怎樣才能把這項任務做好。不過，我一定會好好地幹它的。我一向對任何事都肯下工夫。」

「肯下工夫」畢克是這麼說的，但是當時我並沒有留心它。

自從畢克做管貨員後，大約過了三天。為了回到正常的航線，土星號正在黑絨般的空中飛行着。遠處閃爍的星星，比起最美麗的鑽石還更加燦爛奪目。沒透過空氣中的塵埃所見到的星星，眞是美麗得簡直想不出形容詞來。但是一邊欣賞着窗外的美景，相反地，土星號裏却逐漸傳來一陣陣令人無法忍受的臭味。

「哎呀！好臭噢！眞臭死人了啦。」

我看到麥納駕駛員一面嚷着一面猛搖着頭走過走廊，才稍稍放了心。我起先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聞到的呢！

「奇怪，也許一會兒就會消失吧。」我自言自語地說。

可是，這種臭味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濃了。第五天時，漢松船長終於怒氣沖沖地來到我的房裏：

「斯巴克，你的科學實驗需要花多少天？」

「我並沒有做什麼實驗，那種臭味跟我並沒有關係。」

船長像檢察官似地嚴肅地巡視，到處聞一聞後說：

「光是照顧這破爛的老爺船平安地飛行已夠我忙碌的了，還得擔心臭味。難怪我會越來越瘦了。」

他把肥胖的身體抖一抖又說：

「哼，我知道犯人是誰了。廚師史洛這幾天正在廚房裏搞鬼。據說，他的雜燴粥受到人家的批評，將計劃做些其他的食物讓大家嚐嚐。」

船長大步地走向廚房，被宣判無罪的我也好奇地跟上去。這時，廚房裏的史洛正在那裏忙着做開口笑。

「史洛，你是準備讓船上所有的人吃瓦斯嗎？這奇異的味道是怎麼搞的？」

「船長先生，你對我的藝術品還故意挑毛病嗎？等我作好了，可能很好吃也說不定。不管多好吃，我也不希望您吃它。何況我這裏會有什麼怪味？」

史洛是眞的生氣了。船長用鼻子仔細地聞了又聞，才確定那股怪味的確不是來自史洛的開口笑。不過儘管如此，史洛所作出來的東西也另有一種令人作嘔的味道。

「不要像饞貓那樣看來看去？請趕快出去，我正在忙着準備晚餐呢！」

船長只好聳一聳肩說：

「史洛，我承認錯了。可是到底是誰呢？……」

這時他突然睜大眼睛，擠出一絲幾乎窒息的聲音叫道：

「斯巴克！」

「船長，什麼事？」

「趕快到貨艙看看！」

船長像一陣旋風似的捲到貨艙那裏，接着又像熄火引擎一般不斷地鬼叫起來。

「畢克這渾蛋，渾蛋！」

他一直喃喃地咒罵到貨艙門口，因臭氣薰得令人頭昏，只好閉嘴。

船長以肩推開艙門，畢克正站在那裏，穿上太空裝悠然地拿着水龍頭管不停地向堆積如山的蔬菜撒水。

畢克發覺有人來了，回頭望一望，在圓形透明的太空帽裏的一雙眼睛充滿了快樂，這時，從他頭部的通話機裏，傳來十分愉快的聲音：

「喲，船長，看您慌慌張張地樣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虧你問得出口！你這一身服裝是什麼意思？還有水龍頭、水、這個熱度？」

船長的臉由紅轉紫，像獅子般地大吼起來。但是畢克卻仍然笑嘻嘻地點點頭說：

「我正在使這些蔬菜舒服快樂哩！雖然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先把冷凍設備停下來，使蔬菜得到適當的濕氣和必要的溫度，然後再給它們充分的水。」

畢克還拿起水管澆水給我們看一看後，接下去說：

「像這樣平均地供給它們營養。我還怕它們沾了細菌，所以穿上消毒過的太空裝，每天勤奮不歇。」

「勤奮不歇？」船長提高了聲調。

「斯巴克，你好好地告訴他，他闖下了怎樣地大禍。」

於是，我對畢克說：

「畢克先生，已經摘下來的蔬菜一定要放在乾燥和冷的地方，不然就會腐爛。這些菜已有百分之八十爛掉了。因為你穿着太空裝才沒有聞到臭味，其實整個船內早已臭氣熏天了。」

畢克聽了以後，還是蠻不在乎地說：

「可是斯巴克，我向你借來的植物學書上，明明寫着所有的植物需要適當的溫度和水份，而且……」

在他還沒有說完之前，船長終於像一座火山似地爆發了。

「斯巴克，原來是你借書給這渾蛋看的。」

畢克和我，一瞬間像被炸開的岩石一般，立刻跳起來逃走。當我衝到門口回頭一看，恰好看到被橡皮管絆住腳的畢克給船長逮住了。

考試不及格時

畢克像考試作弊而被發覺的學生，被罰站在船長室裏。船長並沒有命令我「站着」，但

我還是自動地站在那裏。

船長軟弱地靠在椅背上，呼呼地喘氣，並且從頭上冒出煙來，那是因為流出來的汗正在蒸發的緣故。

「畢克，你不但把貨物弄得一文不值，而且把的我血壓也搞得亂七八糟。快把貨物整理好，給我弄得乾乾淨淨的，聽到了沒有？那些貨物的總值是五萬美金，現在，五萬美金的東西就在我的船上爛掉了，公司裏的老闆們一定等着勒緊我的脖子。你的管貨員的工作也免職了，反正也沒有貨好管。」

船長說完就掉下大顆大顆的眼淚來。畢克也流着眼淚，口吃地說：

「是的，船長，遵命。」

翌日一大早，當我在清掃甲板的時候，看見麥納駕駛員怒氣沖沖地走進船長室去，就在門口差一點和剛好走出來的船長撞個滿懷。

「晦，早安！」

船長打個招呼，打算繼續走出去，但被麥納用力地捉住了。

「漢松船長，你知道我的大鉛箱吧！」

「你說什麼箱子？」船長縐着眉頭說。

「就是放電池溶液的容器。昨天點過了，還有三十二個在倉庫裏，今天却只剩六個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嘿！你以為是我拿走的嗎？近來我的腦子已被煩惱塞得滿滿的，我才不想再吃鉛盒子哩！別再對我發牢騷了。」

船長很不高興地說，但是麥納也不示弱。

「是畢克做的好事。畢克拿走了我那些大箱子。你是船長，當然對畢克所做的事要負責才對啊。」

「畢克？」

船長像全身被通了電流似地緊張起來，立刻奔回自己的房間，打開通話機說：

「畢克飛行員，麥納說他的大鉛箱不見二十四個，你大概沒有看到吧？咦！你知道？什麼？嘿！怎麼，怎麼，怎麼能用來……簡直是胡鬧嘛！唉呀！糟糕！」船長無力地叫著。

「麥納，在到達火星以前，還需要那些箱子嗎？」

「當然需要，無論如何也需要。事到如今，不必要也要使它變爲必要了。——船長，畢克究竟怎麼說？」

船長有氣無力地伸出手來，方向不定地指一指，軟弱地說：「箱子在那一邊，就在船外。在太空中飄浮着。那些箱子已離我而去，不知飄浮到何方。畢克這傢伙已經在你的寶貝箱子裏，裝滿那些腐爛的蔬菜，把它丟到船外去了。」

二、三小時後，當我走過畢克的房門前時，畢克叫住我。

「斯巴克，請你跟我談談好嗎？」

畢克被軟禁在自己的房裏，可憐兮兮地說：

「我一定是患了太空病，才變成一個腦筋不清楚的大呆子。我起初並不這麼笨的，因爲這是我第一次飛行，我一直想努力把事情做好，却沒想到反而越弄越糟。」

「我想，你也許是由於太緊張的關係。在學校考試的時候，我也有過這種經驗。不過，畢克先生，垃圾是絕不能丟到太空中的。只能把它燒掉，或者用粉碎機打碎才行。因爲丟到

太空的垃圾，總是會跟着宇宙船跑。」

「咦！那麼那些塞滿爛菜的鉛盒子也會跟來嗎？」

「是啊。現在二十四個箱子一定會像衛星一樣，一直跟着土星號飛着。」

這時，畢克突然站起來。

「好吧，那麼我就穿太空裝游出船外。這是我的責任，我要坐太空摩托車去把那些箱子找回來。斯巴克，請你把我的意思轉告船長好嗎？」

「畢克先生，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簡直像坐小艇單獨划向大海裏。假使你跟不上土星號而單獨被留在太空中時怎麼辦呢？」

「不會的。如果垃圾箱會變成土星號的人造衛星，我也會成爲土星號的人造衛星的。」

「聽起來，倒是蠻有道理。」

於是我把畢克的決心轉告船長，船長撫著下巴，考慮了一會兒才說：

「也好。畢克要怎樣做就讓他怎樣做吧。如果這一下能夠把他的太空病醫好，不就一舉兩得了？不過，在行動之前，可別忘了把太空摩托車修好。因爲那部摩托車也和土星號一樣

，破舊得可以了，還有一件事……」船長很傷感地接下去。「不管他做出什麼事，請不要再告訴我。儘管他在空中提到會下金蛋的母鷄，我也不想聽到。我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照實地把船長所說的每一句話告訴畢克。畢克就開始整理那部老爺摩托車。

在太空裏總是一片漆黑，不易分辨晝夜，只能大約地測出已渡過一天了。畢克已乘坐太空摩托車，單獨開到沒有觀衆的太空了。這時，由於從月球上的電波轉播站轉來一則令人煩惱的電訊，使得船長、駕駛和我都無心去欣賞畢克的大表演了。

電報上說：

「請立即回信，告知載貨總價。」

當我拿電報去船長室後，船長嘆了口氣說：

「這是什麼道理呢？倒霉的事總是來得這麼快。我本來是希望把貨物全部損失的壞消息盡量拖得久一點才發表的。斯巴克，你給我偷偷地打聽一下公司的財物狀況。」

我立刻發出電訊，回電以密碼馬上發來了。

「公司瀕臨破產的邊緣，信用全失。期待以土星號的貨物扭轉這個危機。」

「唉！這眞是地獄的鐘聲。」船長擦着前額的冷汗，喃喃地說。「公司還對土星號抱着最後的期望。如果現在打報告去說：『貨物全已腐爛，價值等於零』的話，就在我們還搖搖晃晃地飛行中時，公司就早已關閉了，但是又不能說謊。斯巴克，假使你在學校拿到成績惡劣的通知單時，你會不會在回家之前，先打電話回去告訴你媽媽呢？當我拿到不及格的通知單的時候，總是盡量慢吞吞地踱回去的。」

過了好一會兒後，船長下定決心似地用力拍一下桌子說：

「好！就這樣回電吧。『出發時，載貨估計約五萬美元』，走，我跟你去無線電室。」

在這一則回電裏，並沒有半句假話。

畢克撿到金蛋

有些人，總是在他不應該出現的場合裏呆頭呆腦地冒出來，畢克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剛打完回電，船長還愁眉苦臉地坐在我那裏的時候，畢克突然衝了進來。

腋下抱着太空帽，穿上一套不太合身的太空裝，由於他那瘦長的身材，寬鬆的衣服像久

當之後的犀牛的皮膚，緩緩地垂了下來。

「斯巴克，你有沒有一種關於熱能或放射能的書？我想借看一下。假使寫着宇宙線的問題那就更好。」

「就在那裏，請用吧。」

我指一指書架，船長却從旁呶起嘴說：

「喂！喂！畢克，這還是讀書週嗎？我記得你是在收回箱子的嘛！」

「是的。船長，我正在做。」

「不過，你又搞出什麼名堂是嗎？不要告訴我，我不願意聽這種事。只要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

「是的。船長。」

畢克抓起書，慌慌張張地竄出去。

土星號從地球飛到火星，大約需要十天的行程。就在第七天的時候，畢克開始表演他的太空大馬戲，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大部份的時間船長總是垂頭喪氣地坐着想心事。

「斯巴克，一到火星我恐怕要開始我太空船長以外的工作了。像麥納駕駛他們，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宇宙航空公司；但是像我這種老太空船長，不會有人肯雇用的。如果公司關門了，土星號也不再出現在宇宙航線上，那麼我也不可能再有指揮宇宙船的機會了。」

「可是，船長有第一流的技術，我相信別的航空公司也早就知道的。」

「不，操縱破舊的船我可能是第一流的。我自己也這麼自負。可是像其他的公司所使用的最新式太空船，我是無法應付的。這一點，我不曾對土星號的船員們以及我的女兒講過。就是連我自己在平時也盡量不去想它。但是，現在只好面對現實，再也不容許我逃避了。今後，我大概只配在月球上，當一名航空站的監督員或當小惑星上的燈塔管理員而已。」

比起悲傷的船長，畢克可說是一個極爲樂觀的人。

他用電纜慢條斯理地把飄浮在空中的二十四個箱子一連串的綁起來，一回兒拉到身旁，一回兒又鬆手，那種模樣可眞像漁翁悠閒地在那兒釣魚哩！

我看得實在忍不住了，終於對他說：

「你在做什麼呢？還不趕快拉進來。讓我幫你的忙吧。如果那些箱子衝入火星的大氣圈

中，會因摩擦而燃燒掉的。」

但是，可能是由於自己所闖的禍太大了，使得畢克由發呆變成大傻子了。他只管喃喃地對我說：

「所謂宇宙線，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假使它是從宇宙各處，不分晝夜地撒下來的一種高熱能的放射線，那麼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呢？可能跟真空有關，也許是由於引力的關係。」

「可是畢克先生，根據已知的宇宙生理學，宇宙線並沒有破壞頭腦的功用。如果腦子裏變成真空，那才真的無可救藥了。引力又怎樣？我只知道船長的拳頭掉到頭頂上來，並不是受到引力的影響。唉！這些難題現在暫時別去研究了。先把那些箱子拖進來再說。」

「不，謝謝你。我看還是讓它們留在外面，等明天再來好了。請你不必耽心。」

聽畢克說得這樣堅決，我也只好隨他去了。

翌日，畢克看來已把箱子拖進船內了。我看到用防水膠布蓋

好的箱子排在氣閘旁的走廊上，就放下心來。這真可以說是在千鈞一髮之際收進來的。因為一小時後，土星號已衝進火星的大氣圈裏了。

這時，土星號把折疊着的形狀古怪的雙翼伸展，並且響起煞車用的引擎聲。從地球上觀看時是接近紅色的火星，此刻呈顯出一片黃色，龐大的逼近眼前。

「着陸前半小時。」

擴音機叫了起來。越過沙漠和一片綠洲，已可看到像蓋上透明的碗似地火星都市。

土星號已經開始在參．西提宇宙港的上空盤旋。船長叫我過去：

「斯巴克，公司關門後，我打算把你介紹給在國際飛行公司工作的朋友。你在那裏實習時，偶然也會想起我吧？」

「一定會的，船長。」我有點黯然。

經過兩三次衝擊，土星號總算着陸，引擎也熄了火。許多人上上下下，我只聽到氣閘忙碌地咻咻聲。但，漢松船長却仍然沒有走出船長室，獨自坐在桌前默默無語。

終於火星分公司的董事長和畢克的叔叔畢克總經理上船了，兩個人滿面笑容地說：

「呀！船長，真辛苦你了。一路上還平安順利吧？好極了！很抱歉，沒有先讓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其實，你也知道，我們的公司已經快支持不住了。把這土星號的貨物早一點出售，這五萬美元就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從來都不覺得土星號會像此刻這般地可愛哩！」

漢松船長心神不寧地乾咳了兩聲，支支吾吾地說：

「總經理，事情是這樣的。我是說，對於這些貨物我有幾句話要對您說明……。」

「你的意思是說貨物不大新鮮是不是？那不成問題。目前，火星上，蔬菜很缺乏，稍為差一點還是一下子就會被搶光的。……哦！是被蟲咬壞了一部份？」

「不只是一部份……」

「難道是全部被蟲吃光了？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的呢？」

船長只閉起眼睛，搖搖頭說：

「請各位來這邊親自看看貨物，載來的貨已不是青菜，這完全是我的責任。」

船長用手擦一擦滿臉的汗，走向擱着箱子的走廊。畢克就在那裏悠哉遊哉地踱着方步。

船長見到他這副模樣，臉色一下子變得鐵青，由青而白，彷彿一陣颱風，在他肥胖的體內掠

過，但他終於勉強地忍住了。

「畢克，你把防水布掀開，讓你的叔叔看看我的土星號所載來的貨物吧。最好先別忘了捏住鼻子，我不願意看到有人昏倒。」

「船長，請不要躭心，一點臭味也沒有。」

當畢克拿開防水膠布的一刹那，大家爲眼前出現的意外景象驚得楞住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箱子還是放在那裏，但是這些箱子已從原來的灰鉛色變成

金光閃閃的放射出驚人奪目的光彩。

曾經落魄爲垃圾箱的鉛箱，却在那裏發出燦爛的光芒，畢克伸出他的手，無限愛憐地輕輕撫摸着它。

「我也料想不到會變成這種奇怪的顏色。不過，我想這一定是變成金子了。果然是金的話，眞不得了。不曉得究竟值幾百萬美金呢？」

「喂，畢克，別開玩笑啦！我們現在是談正經的事。」

船長突然停止說話，取下別在衣襟上的金質徽章跟箱子比了又比，再用它在箱子上劃一劃，箱子立刻出現一道劃痕來。船長又嘰哩咕嚕地說一些模糊不清的

話，渾身顫抖不已，接着像洩了氣的皮球，軟綿綿地癱在地板上。

「水！水！拿水來，船長昏倒了！」畢克大叫。

土星號的鍊金術

我在這裏記上第二天在火星都市的火星技術廳，召開的調查會議紀錄，以便做我們前一章的結尾。

出席者：

火星技術廳主任舒蕩博士

漢松船長

畢克四等飛行員

我（船長因屢次受刺激，身體不大好，由我陪伴他。）

博士：船長，畢克先生，我希望能夠知道更詳細的情形。

船長：我也不十分清楚。畢克，你說明一下吧。究竟爲什麼發生這種奇怪的事情？我一

向最討厭不合理的事，但既然能把鉛變成金也就隨它去了。

（畢克紅着臉，看來很侷促不安。）

畢克：船長，我覺得並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在沒有重量的宇宙裏，連鑽石也很容易造出來的。

船長：我並沒有問你鑽石的事，只是問你鉛爲什麼變成金而已。

博士：船長，請你不要太性急了。大概是宇宙線使鉛改變了它的質。不知道是否由腐爛的菜，分泌出來的酵素會發生媒介的作用。

船長：是因爲暴露在宇宙線裏才由鉛變金，是嗎？

博士：是的。很早以來，大家都曉得這理論的正確性。早已在二十世紀初期，已成功於用伽瑪（γ）線照射可以使一種金屬轉變成另一種金屬，何況宇宙線的波長還比伽瑪線短十倍呢！波長越短，能量也越強。一個元素能分解而成另一種元素，這是老早就在學校教過的。坐在那裏的少年也學過了，是不是？

（我點點頭。）

船長：我沒有學過，從來沒有學過。

博士：不，你一定學過了。恐怕是上課的時候打瞌睡，錯過了。根據理論，以人工的方法把水銀變成金的實驗，也已老早做過。請問畢克先生，你什麼時候才發現鉛已變成金了呢？

畢克：起先去收回箱子時，我就覺得有些異樣。箱子的顏色已經有點改變，變得很光滑。我想，可能由鉛開始變成金子了，所以跑去向斯巴克借有關放射能的書來讀，那時候又變了一半，大約是變成鉈的同位元素。

博士：嗯，原來如此，然後呢？

畢克：我就暫時丟下它，隨它去變了。我想如果真的變成金多好，我倒是有點緊張呢。結果很幸運地成功了。

（這時，漢松船長擦一下前額的汗。）

船長：博士，假使繼續不拖進來的話，將變成什麼呢？會不會又變回鉛啦？

博士：大概不會變回鉛而可能變成白金吧。依照元素周期表鉛後面是鉈，接下去是水銀

、金，然後就是白金。

船長：請等一等，博士不是剛剛說變成白金嗎？

博士：是的，有什麼問題嗎？

船長：不，沒什麼，沒什麼。

（船長一句話還沒說完，就匆匆地跑去抓起電話筒。）

「宇宙港嗎？我找土星號的麥納駕駛。嗯，請盡量快一點。……哦，麥納嗎？我是船長。趕快準備，明天一早就要出發了。你問我去那裏？那裏有那種閒工夫。我是說，沒有什麼目的，只是到處飛飛就行啦。需要準備的是鉛箱子和爛菜而已。箱子準備六打……記得要買最大的噢。暫時不要讓公司知道。我告訴你，不但會變成金，哈哈！還會變成白金哩。我們要開始鍊金了！」

為了土星號的榮譽，還是不要談我們鍊金旅行的經過，只不過有三項成績。第一，實驗失敗了。第二，浪費六週的時間和六打鉛箱。第三，漢松船長被公司大大地訓了一頓。

總之，結束鍊金旅行，回到參．西提宇宙港時，船上所有的人都滿肚子不高興。

爲了出錢準備旅行，弄得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都已空空如也。然而，身體方面卻反而顯得臃臃腫腫。這完全得歸功於廚師史洛。自從他停止做雜燴粥以來，不管什麼食物都大量地加入發酵粉使東西發軟。等一吃飽後，又強迫每一個人喝下蘇打。蘇打雖然可以當藥，其實碳酸蘇打還不是跟發酵粉一樣？所以大家整天只管打嗝，連船長那像鐵一般強健的胃最後也吃出毛病來了。

就在參・西提宇宙港，史洛終於被革職了。

畢克是科學大廚師

船長曾在火星都市的各大報上刊登：

太空貨船土星號徵求廚師。　船長漢松

的廣告，但是幾天下來卻連一個應徵的人也沒有。這並不是說大家討厭船長，而是因爲土星號是有名的老爺船，使人沒有安全感的緣故。

在參・西提宇宙港，土星號裝滿了一些送往地球的貨物，大部份是火星工廠製造的外銷

品，另外還有少量藥類。出發的一小時前，船長一直不停地抓他斑白的頭髮，來到無線電室。

「糟糕了，沒有廚師怎麼辦？把史洛免職的時候，我還以爲做了一件好事哩！」

船裏沒有廚師就不能出發了，我遵照船長的吩咐，立刻把畢克招來。船長用一種悲哀的眼光看着畢克。我覺得船長一見到畢克彷彿就感到悲哀似的。

「畢克，請坐。我問你，近來你很閒吧。你也許很想在這船內，做一些較有意義的事，是嗎？」

「當然是的。我熱烈地希望做些有意義的事。」

畢克很興奮地把「熱烈」這兩個字特別加強了語氣。船長把椅子稍微往後退了一下。這是因爲畢克的身體前傾的緣故。

「哦，謝謝你。不過聽你說『熱烈』，我倒有點耽心不知又要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了。好吧！從今天起，我給你新的制服和工作場所。你肯幹嗎？」

「當然肯，我什麼事都幹。」

畢克更加挺身向前，船長一味地往後退。

「那麼，畢克，我現在就給你一套新制服好了。」

船長從架子上，拿出白色的圍裙，急急忙忙地把它塞在畢克的手中。打開這件圍裙時，畢克的喉結，突然很快地上下移動起來。

「船長，這是……有點像我媽媽在廚房裏穿的……」

「畢克，本人今日起命令你爲本船大廚師。二一一五年七月十日。船長漢松。」

「請等一等。我是四等飛行員。雖然是最低的階級，總算還是一名飛行員啊。」

「並沒有什麼明文規定，說飛行員不能當廚師。何況你剛剛還說無論什麼事你都願意做。我已經開始感謝你了。這是一個緊要關頭，看你究竟肯不肯替土星號出力。」

這次是輪到船長挺身，而畢克則一味地後退了。

不久之後，土星號已載着新擔任大廚師的畢克，一路向地球出發了。當我有事恰好從廚房門前走過時，看到畢克在桌上翻開幾十本食譜，正在忙着抄筆記。

第一天的中午，船長以及船裏所有的人，提心吊膽地來到餐廳，不知畢克究竟給他們吃

些什麼。
穿上白色圍裙的畢克，挺起胸膛，十分威嚴地向大家發表談話：
「各位，從今天起由本人擔任本船的廚師。為了紀念這一天，我特別把各種材料，依照食譜的法則，加以調合加熱並摻進多種水溶液和粉末等，謹向各位慎重地提供第一次的實驗品，敬請各位品嚐。」
「簡直像給我們吃化學製品嘛！」
我偷偷地看到船長渾身發抖而喃喃地說道，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畢克端來的滿桌食物，其中包括澆上奶油的炸雞；剛烤好的餅干；紅燒馬鈴薯；清燉鯉魚；葡萄蛋糕。最後還有在這老爺船上從來沒有過的香噴噴的咖啡！
「畢克，這些美味的食物是從那兒叫來的？難道是你……」
麥納駕駛說了一半就停下了。土星號早已飛行在太空中，附近那裏會有餐廳呢？
「那裏，這只是照着食譜做做而已。」
畢克難為情地邁着大步走進廚房裏。只有我明白，畢克像藥房裏的藥劑師一樣，對着筆

記本正確地量鹽、糖、味精等，不停地在鍋中攪動也不停地嚐，嚐得肚子都飽了。而且每嚐一口，他一定不忘漱口呢。畢克完全像他自己所說，是一個勤勞肯下工夫的人。難道是當了廚師才醫好他的太空病，開始發揮他的天才？
「沒想到畢克還有這一手哩！這一趟回程旅行一定很快樂。晚餐的菜肴不曉得是些什麼？」
有人很興奮地說。我內心也偷偷地決定，今晚當畢克嚐嚐鹹淡的時候，我也去幫幫他的忙。在廚房，這時我看到畢克正在小黑板上寫着：

實驗第二號

原料：　豬　十五人份。

在他手裏還握着精細計算過的一張紙。但是他沒有想到這些計算只是白費力氣。因為這晚，並不僅僅是十五個人而已。這件事的始末就讓我寫在下一章吧。

大黃蜂強盜

通信員急急地拿了一張從參．西提打來的電文交給我。

「斯巴克，趕快把它拿給船長。」

「是。」

我立刻跑到船長室把電文交給船長，船長看完了電文，急急的說：

「斯巴克，趕快叫馬丁到這裏來。」

「是。」

一等飛行員馬丁匆匆地趕來了，他讀過電文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電文是這樣寫着的：

「致土星號漢松船長：

請立刻回航，和護空隊會合。已發現太空強盜海古在貴船航線旁三〇五度加九〇九度之坐標點。

太陽系太空巡邏隊司令官　安．盧貝」

「馬丁，趕快把船轉回去，我不想跟強盜交朋友，我現在還不想去送死呢。」船長氣急敗壞地說。

馬丁的臉色蒼白得像久病初癒的人一般，無力地說：

「船長，現在已經不能回航了。二十分鐘前，我們的船已開始全速前進，爲了方便滑行，已把引擎關掉。我乘機把一向有毛病的第三噴射引擎拆開來分解了。」

當一艘船一旦脫離重力作用範圍之後，就再也沒有向後拉的力量，也沒有增加抵抗的空氣，所以儘管關掉引擎還是可以照樣前進的。

「儘快趕工把引擎重新裝配好，你看最少需要多少時間？」

「至少兩天，恐怕還要久些。」

「兩天？可能還不止……！」船長茫然地說。

太空強盜海古已在等待土星號了，在橫行肆虐的強盜之中，海古是最使人恐懼和厭惡的。蜂類之中有蜜蜂，也有大黃蜂，海古就是一隻大黃蜂。

曾經有一隻像蜜蜂的強盜，名字叫做奧蒂。當奧蒂忙碌地像蜜蜂收集花蜜似地做他強盜工作時，總是恭敬有禮的自動送上收據。有一次，甚至於拗不過船長的苦苦哀求，乾脆不搶貨物放他走了。又有一次，他阻止一艘豪華客船，只是為了獻玫瑰花給乘客之一的世界小姐而已。

然而，談起大黃蜂強盜海古，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他最感興趣的是，搶劫像土星號這種破舊的貨物船，把所有的貨物搜刮一空後，還在船腹鑽一小孔，讓空氣漏掉，再欣賞船員們痛苦地慢慢死去的模樣，當然他不會忘記先把救生艇和太空裝先行拿走。

各位讀者還記得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二十六分所發生的事件吧？一艘飛往涉果遊星的太空船，被海古襲擊後半小時，雖然被巡邏隊發現，也已經遲了。所有的船員已在失去氣壓的船裏，個個膨脹得像一個大皮球。這種殘酷的強盜也着實太少見了。

現在，土星號不斷地一步步接近強盜海古所埋伏的宇宙點，而大家卻只有面面相覷而束手無策，毫無辦法可想。

這時漢松船長，以顫抖的聲音說：

「我們有回轉鎗，可以拿來抵抗他。」

「船長，絕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稍微做抵抗的話，一下子就被對方的大砲打垮了。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發出求救信號，請護空隊儘快地趕來。其他的，只好聽天由命，看看海古先來，還是護空隊先到。」

「我不喜歡聽天由命，因老天爺常常不顧我的意願。不過，現在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快發出求救信號。」

我們突然又忙碌起來。土星號忙着不停地發出求救的信號。

「護空隊已出動。」

回電立刻由參•西提宇宙港發來。這是目前我們唯一的一線希望。船長一直不停地按住他的雙膝，因為當膝蓋一開始發抖總是很不容易止住的。

我跑進廚房喊：

「畢克先生，事情不好了。」

「咦！是斯巴克嗎？我並不覺得又闖什麼禍了！難道又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畢克先生，這次並不是你做錯什麼，是海古要來了。」

「哦，原來是客人要來，我是很歡迎的。」

「不是客人，是強盜。」

「我剛才就是在和強盜玩得正有趣哩！」

畢克說了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話，並且從口袋裏拉出一隻小老鼠放在桌上。

「你看，這強盜傢伙，被我的魔術弄得迷迷糊糊地。很可愛是不是？你這小強盜！」

這時畢克好像又忽然清醒過來了。

「斯巴克，你剛才說什麼？說強盜海古快來了嗎？」

「是的。船上所有的人都害怕極了，現在不是跟小老鼠遊戲的時候啦！」

「真糟糕！」

畢克頓時也緊張起來，說話結結巴巴地只能擠出這麼一句而已。就在這時，突然警報聲響澈整個船內。

「強盜來了，強盜來了！」

擴音機也大叫起來。我趕緊跑近窗口，在漆黑的天空中，看見一艘流線型的超快速太空艇停在附近，亮着紅色的信號燈正在慢慢地轉變方向。

「丟下武器，不許抵抗。」

這是信號燈發出的信號。四門大炮，正可怕地瞄準土星號，這時擴音機裏傳來漢松船長的命令聲。

「各位船員：對方是大黃蜂海古。我們暫時不要抵抗，靜靜看事情的發展。護空隊已從宇宙港出發了，在它到達以前，我們盡量拖延時間，請各位繼續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畢克把小老鼠輕輕地提回口袋裏後，小聲地說：

「對了，應該守住自己的工作才對。」

畢克立刻拿起切菜板上的大塊豬肉，東張西望地找尋藏匿的處所。

「船長，強盜船已伸出船橋的鉤子，鉤住右舷的氣閘了。」

擴音機裏傳來麥納駕駛悲痛的聲音。接着有人喊：

「船長，有人進了氣閘。」

除了大黃蜂海古和他的部下以外，還會有誰呢？

依依不捨的強盜和船長

海古一手抱着光線鎗，輕快地經過氣閘爬上來，隨在他身後的部下們，都警覺地把鎗瞄準大家。

海古隨手脫下太空帽交給部下，命令道：

「各就各位。」

「是。」

幾個部下立刻散開了。海古慢慢地向前走了幾步。

「感謝船長親自相迎。黃船的船員都很守規矩，可見船長平時教導有方，眞令我感佩。」

從外表看來，海古很像樸克牌上的老K，長得蠻帥的。黃金色捲曲的頭髮；帶着紅色而顯得柔嫩的面頰，嘴唇經常浮着柔和的笑意；如果在臺北街頭碰到他，誰會想到他是一個殺

人不眨眼的強盜呢？

事到如今，漢松船長也只好壯起膽來了。一笑也不笑地說：

「不必拍馬屁了。海古，這個船就交給你，但是請保障船員們的生命安全。」

「這樣做恐怕不太公平吧。」

這一個瘦小的大黃蜂，淘氣地眨一個眼說：

「這個要求，等一會兒再說，本人曉得黃船曾經不斷地發出求救的信號。你們不是爲了保障我們生命才發出的吧？何況我們如果失去預定的娛樂節目，襲擊黃船不就失去了意義？」

一瞬間，強盜海古的眼睛，顯出毒蛇般殘忍的光芒。

「當然用不着你提醒，貨物全都拜領了。這一點請放心，我的部下早已着手，等他們工作完畢後，我們和各位一起開一個送別宴會。我們將離開諸位，而諸位將離開什麼，那就隨你們想像好了。請問，你最不想離開什麼？」

「我一點也不怕離開這個世界。我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就像是銀行存款用掉了百分之七

十一樣。我最捨不得離開我的女兒黛安。不過，我會忍耐的，所以海古，請你救救其他的船員好嗎？海古，請問一下，死的時候，是不是很難過？」

船長把心中的話，照實地說出來。海古把臉轉過去，吐了一口口水。

「我現在沒有空回答這個問題。無論如何，先一起開一個送別宴會再說。本人和部下們，每天只吃航空糧食，所以很想吃吃普通的食物。還有，我告訴各位一件事，那就是，從來沒有人看到我的廬山面目而仍舊活着的，先叫廚師來。」

不久，雙膝不停發抖的畢克來了。

「你是廚師嗎？舉起手來！檢查看看有沒有帶武器。」

有一個海古的部下，把手伸進畢克的口袋，掏出一隻小老鼠說：

「呀！這是什麼東西。」

他抓起小老鼠想把牠用力擲到地上，又改變主意把牠放進自已太空衣的口袋裏。海古撫着老K國王似的鬍子溫柔地說：

「你就是這艘船的廚師嗎？我預先警告你，半年前，當我們訪問貨船司必卡號時，船上

的廚師想在食物中摻入毒藥，被我們發現了。這傢伙眞是傻瓜，在他將離開這世界時，曾經發出汽笛般的叫聲，那麼快樂的汽笛聲，至今還留在我的耳朶裏呢。」

畢克開始有得忙的了。由於十五人份的食物忽然增加成三十人份，畢克匆忙地在筆記本上計算，並且在食糧貯藏庫之間來來去去。我也幫着畢克忙準備着這一餐。

終於十五個海盜和十三個船員面面相對地就位。畢克和我這臨時跑堂，暫時沒有工夫坐下。

海古看看眼前的大塊紅燒猪肉說：

「船長，你先試試看。」

葡萄酒也先倒給船長；馬丁一等飛行員嚐了一口湯。海古仍然不放心地要求麥納駕駛先嚐一嚐。麥納毫不畏縮地吃了一大口豬肉說：

「喔，好吃極了。」

一直瞪着眼睛小心地注視的强盜們和緊張的船員們，一聽麥納這句話，立刻不約而同地開始搶着吃眼前的佳肴。如果我說，土星號的人們臨死之前還如此大吃特吃，各位讀者一定

以爲是我好吹牛。但事實上，的確如此。

我乘機偷偷地從廚房溜去察看救生艇，所有的救生艇都已被扎了一個大洞；而櫥內的太空衣已完全不見了。

當我失望地踱回廚房，一時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萬想不到餐廳會傳來陣陣歡樂的笑聲！

我聽見海古說：

「船長先生，本人和部下的確如你所說的，已經相當有名氣了。應該再作一首新海盜之歌才對。

死人箱裏十五人，

嘿喲！嘿喲！醇酒不乾待何時，

酒與惡魔是好友，

嘿喲！嘿喲！醇酒不乾待何時，

這一首已經太陳舊了，是不是？」

船長也愉快地答道：

「我年輕的時候，還是一個詩人呢！現在再作十首、一百首，絕不成問題。你看，這一首怎樣？

土星號的食物是畢克製的，

使我們發胖，

一點一點地發胖，

在那遙遠的天邊，

在那遙遠的太空，

是我們強盜的領域。

去吧！去吧！

去那遙遠的天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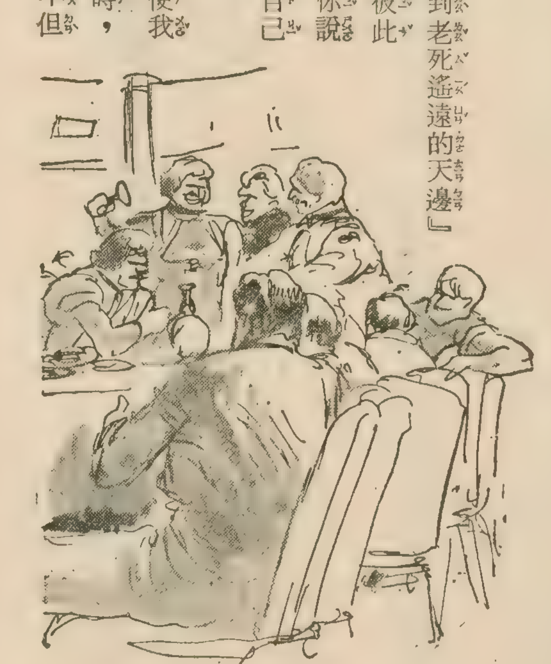
土星號的餐廳等待我們，

萬歲！萬歲！歡迎我們。
走吧！走吧！去見船長，
直到老死遙遠的天邊，
喂！你看，作得不錯吧。」

海古說：

「哦，的確不錯，不過『直到老死遙遠的天邊』這一節使我有點傷感哩。我希望彼此都永遠健康，永遠快樂。船長，你說是不是呀。船長，你要多多保重自己才好！」

我從廚房偷看餐廳的情形，使我簡直不相信親眼目睹的情景。一時，我呆呆地愣在那裏。船長和海古不但



相互緊緊地擁抱着，還不時彼此拍着對方的肩膀。海古說：

「我很喜歡你。土星號的船員，全是我的好朋友。」

豈止是海古和船長。連其他雙方的人，都像碰見幾十年來的知己親友，互相親切愉快地交談着。

「再會，船長！在護空隊未來之前分手吧！眞有點依依不捨呢！」

「到這一帶地區時，可別忘了到我的船上來一下噢！我等着你。」

我想，船長和海古可能是小時候，一起玩耍一起打架的同學。不，不可能，他

們的年齡未免離得太遠了。或者是老同鄉？這也不對。因爲船長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件事呀。

宴會終於散了。船長以及所有船員親親熱熱地把海古一夥人送到氣閘口。

「船長，我應該把剛才搶來的東西還給你。拿得太多，有點過意不去。」

「不要客氣啦。海古，搶東西本來是你的生意嘛！」船長連忙搖手，十分熱誠地說。

這時海古部下之一從口袋裏掏出剛才的小老鼠。

「船長，麻煩你把牠交還給那一個瘦瘦高高的大廚師好嗎？」

「好，沒問題！」

但，接過老鼠的船長，却「哎喲！」地發出痛苦的叫聲，舉手跳起來。因爲這隻小老鼠不客氣地在船長的手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十分鐘後，這艘海盜船亮着：「再會，親愛的朋友。」的信號，終於消失在黑暗中了。

到此爲止，我所寫的每一件發生的事，絕對是真實的。你們不相信嗎？其實，這也難怪，因爲在當時，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還以爲是在夢境裏呢！

以老鼠做實驗

所有土星號的人變得如此出奇地溫順，但，這種情形却只維持到海古強盜團離開後，約一小時光景而已。

最先恢復過來的是老船長。他如夢初醒似地發呆了，一會兒，猛然用力地打了一下自己的頭，接着哇哩哇啦地大嚷起來：

「麥納！馬丁！快醒過來。什麼事這麼高興？我們剛剛是被強盜搶劫的。奇怪！我們怎麼還活得好好的？從來沒有人被海古襲擊而能僥倖地活命。真是不可思議。咦！等一等。我想起來啦，我們好像是互相揮手道別的。貨物嘛，是我要他拿去的，還說不要客氣。麥納，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船長用力地打麥納駕駛的臉頰，但意外地，麥納不但不生氣，還溫和地笑着說：

「船長，你怎麼老是這麼粗野呢？好吧，基督曾經說過，有人打你右邊的臉，你就伸出左邊也讓他打。我也伸出左邊的臉來好了。唷！好痛噢。咦？我在那裏？剛才打我的是誰？

「哎呀！痛死了，船長，你憑什麼這樣打我？」

麥納駕駛終於醒了過來。接着，其他的船員們也一一清醒了。大家七嘴八舌研究的結果，一直認爲一定是畢克搗的鬼。於是，紛紛去找畢克興師問罪。

「畢克，來這裏。是你下的毒手嗎？」

船長氣沖沖地用一隻手，打鼓似地敲打自己的胸膛。

「沒有下毒，只是加了一點藥。」

「毒與藥還不是差不多，是什麼藥？」

「是普樂丁。請你不要兇巴巴地瞪着我看。强盜也吃了摻藥的食物，不然，現在我們那能夠還活得好好的嗎？」

「你讓我們和强盜一起吃了藥？」

船長不禁歇斯底裏，普樂丁是一種醫治太空病的藥物。航行於太空中時，往往由於不能適應人工氣壓、人工重力、人工空氣，以及晝夜不分的生活和緊困在船內發生的一種特殊的精神失常症。不慣於太空旅行的人，起初總是變得性情暴躁，甚至於發生嚴重的精神病而發

瘋。醫學上稱它爲『太空狂躁病』。在逐漸習慣於太空旅行之後，就會自然地痊癒而不再患此病了。

後來，諾貝爾獎得獎人貝爾谷博士，從人類的腦下垂體，抽出蛋白質的一種—普樂丁製成藥之後，這類太空狂躁病已能夠完全克服了。

「船長，我剛進廚房的時候，被很多老鼠吵得煩死了。牠們不但吵，還乘我午睡時咬我的鼻子，用腳踢牠時反而咬我的腳趾，兇暴得很！所以我在食物裏加入普樂丁給牠們吃吃看，結果使這些老鼠變得很溫順友善。我想，既然這種藥能對老鼠發生作用，應該對强盜也同樣有效。因此我在宴會的食物中，摻了很多。你看，效果很不錯，是不是？」

「最低限度，你應該偷偷地告訴我一下才對啊。」

不過，船長心裏明白，當時那種場面，把敵我雙方所吃的食物完全分開是絕對辦不到的。結果總算保全了大家的生命，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畢克，你那時候，一直在旁看我的行動偷笑吧？」

「沒有，沒有，我那裏敢笑你。不過，我差一點忍俊不住就是了。」船長對海古說『到這

一地區時，一定到船上找我。可別忘了噢！』」

「停！停！不要再說了。」

船長一面頓腳，一面生氣地喊。

這時，無線電室的電鈴響了，這是外界打來電報的訊號。可是通信員的樂性還沒完全失去，仍然愉快地說：

「船長還告訴海古：『搶去的東西統統拿去好了。』你看，多慷慨！」

因此，我只好代他去無線電室一趟。

「二十分鐘後，到達貴船。加油！」

是護空隊打來的。啊！現在還有什麼好加油的？本來海古說要把貨物交還給船長，只是船長自己拒絕的呀？船長悄然地說：

「我倒是希望在護空隊到達之前，有個地洞好鑽。」

船長和畢克賭棒球賽

無論如何，救了所有船上人的生命，完全是畢克的功勞。這一點，可從到達地球後，畢克從四等飛行員升爲三等飛行員這件事看出來。不過船長本人並沒有感謝畢克的表示。但也沒有反對他再乘坐土星號。土星號這次的目的地是金星，畢克已辭去廚師的工作，又以三等飛行員的資格上土星號。

當土星號向金星出發後，我們的心中，不約而同地產生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因爲，如果出發的時間能夠延遲五小時，那麼我們就不會錯過大學棒球隊定期冠軍爭奪賽的觀戰機會了。

引擎的狀況，仍然不大好，所以一直等到三十分鐘後，突破大氣層時，才有一些較爲空閒的人，偷偷地溜進娛樂室裏，聚集在電視機前。

「唉！電視上什麼也看不見嘛！比賽早已開始啦！」電視機恐怕是發生故障了，大家正在鬧哄哄的時候，船長也悄悄地走進娛樂室。

「嗯哼！我並不是來看電視的。只是……」

船長有點尷尬地說着想再溜出去，却被眼尖的麥納駕駛叫住了。

「船長，沒有關係，這是火箭大學和宇宙大學決定勝負的重要一戰。這一戰不打完，我想船長也不能定下心來的。」

「你說得不錯。」

船長就順理成章的穩坐在電視機前，開始迫不及待地催促着說：

「趕快！快開電視！」

下面是在土星號上服務的火箭、宇宙兩大學畢業生的名單。

（火箭大學）	（宇宙大學）
漢松船長	亨達遜二等飛行員
麥納駕駛	畢克三等飛行員
馬丁一等飛行員	杜得四等飛行員

畢克是去年剛剛畢業的。此外，還有許多船員分別從兩大學的附屬中學畢業，因此對這一戰都極為關心。然而這部不爭氣的老爺電視機，却完全不理大家如何心急，在這緊要關頭，不但越搞越糟，連一點聲響也沒有，最後乾脆冒出煙來了。

船長忍不住大發脾氣說：

「誰有收音機，趕快拿來！」

有人在旁回答說，只有畢克才有收音機。船長一看，原來畢克並不在這裏。

「畢克這傢伙，一定是一個人躲在房裏偷聽的。這個傢伙，未免太自私了。我去看看！」

船長踮手踮足地走出去，不久又同樣悄悄地走回來。

「那個自私的傢伙，正在聽廣播哩。我偷聽到一點，喂！這裏有沒有替宇宙大學加油的？如果有，那就很抱歉了。」

船長接着清清喉嚨，學播音員的口氣說：

「一各位聽衆所期待的，火箭大學對宇宙大學本年度對抗賽，就要開始。現在，先請教棒球評論家紀德先生，發表對這場比賽的預測。紀德先生，請問您認為那一方較為有希望

？』」

「『據我推測，雙方的實力都不相上下，投手、打擊方面都不弱。只是宇宙大學的名游擊手亨利，今天無法出場，對宇宙大學方面可能影響很大。不但失去名游擊手還缺第四棒打擊手。宇宙大學的苦戰看來是難免的了。』」

講到這裏船長又恢復自己的聲調說：

「如此這般，你們看，我們的火箭大學不是已穩操勝券了嗎？去年也是因爲宇宙大學的游擊手不能出場，而使我們火箭大學大勝特勝的。」

聽到船長的話，準備聲援宇宙大學的亨達遜和杜得祖夷走回自己的房裏。船長命令我說：

「你去通知畢克，立刻帶收音機來這裏。喂！等一等，可別說漏了嘴。說我偷聽的事。」

船長今天精神特別愉快。不一會兒工夫，畢克帶着他那二百年前的舊式收音機進來。

船長立刻舉起雙手表示歡迎。奇怪？我有些懷疑船長可能是心裏懷着什麼鬼胎，準備要

整畢克？

「嘿！畢克。你是在宇宙大學畢業的，是不是？我是火箭大學的榮譽畢業生哩！雖然留級兩次，現在對抗比賽進行的怎樣？」

「我並沒有聽廣播。」

畢克很認眞地回答，使在場的人感到驚訝。他們從來沒想到畢克撒謊的技術是如此地高明。連船長也一瞬間呆住了。

「是嗎？那好極了，這樣更公平些。畢克，我賭我的母校贏，你賭你的母校贏怎樣？」

「當然好，可是船長，今年我們學校的游擊手亨利……」

「喂喂，你不是沒有收聽廣播嗎？我老早就曉得你們學校的亨利是一個好游擊手，也是著名的第四棒打擊手，不過不管亨利出場不出場，我還是賭我母校這邊；你賭宇宙大學。好啦，就請在場的各位做證人，這是我和畢克的挑戰。」

「可是船長，亨利會……。」

「是啊，就因爲你們學校有亨利這種好手，我們學校才會苦戰。但是我還是堂堂正正地

向你挑戰。我們賭什麼？我賭所有的存款，你呢？」

船長拿出列有五百美金存款的存摺，放在前面的桌上。

「畢克，輪到你了。」

畢克也伸手進裏面的口袋裏，掏呀掏地，掏了半天，才掏出五、六個硬幣。

「我只有這些了。」

「哎呀，只有五塊錢，怎麼賭法？其他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好吧，你就賭你的三等飛行員證好了。」

船長的眼裏發出奇異的光芒。對了！船長一定是打算贏走畢克的證件，使他一年或半年不能坐船的。畢克的表情還是跟平常一樣傻傻地。麥納打一下畢克的肩膀說：

「嗨！朋友。可以開始讓我們聽廣播了吧？唷！這是一個奇特的收音機嘛。」

「這，這是我自己造的。收音機方面，情況不大好。錄音方面較……」

「唉！還客套什麼，情況好不好都沒關係！拿到這邊來好了！萬一你拿着，半途說什麼發生故障，逃走也說不定。」

麥納從畢克手中，搶走收音機，船長不耐煩地嚷道：

「好啦，好啦，別嚕囌趕快打開吧！」

從收音機裏立刻傳來金屬性的聲音。

「輪到火箭大學攻擊。打擊手是六號的藍布納，是一個有名的打擊能手。但，宇宙大學的耐斯投手的情況良好。投手已在踏板上……好球！低而逼近的直球，控制的很好。」

「第二球也同樣是好球。被兩個好球逼緊的打擊手，兩個壞球沒打，現在是兩個好球兩個壞球。」

「……投手開始投球，是一個平凡的內野滾球。啊！沒接好。游擊手一緊張，用腳踢到球。三壘進本壘得一分。二壘跑進。游擊手接到球投向一壘，唔哇！好高的球，直接掉到觀衆席了。二壘跑到三壘；當然一壘已到二壘。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假使名手亨利出場的話就沒問題了。宇宙大學換人，游擊手和石賀交換。由於名手亨利沒有出場而代他出場的六號郎斯和石賀換位置。紀德先生，你看游擊手這一失手未免太嚴重了，是不是？」

「是的。原來是一個普通的滾球，這個低球對游擊手來說，正是一個一舉兩殺的好機會

。游擊手太過於慌張，這麼一來，投手未免太辛苦了。」

火箭大學還繼續攻擊。到第四局下半場，由於宇宙大學游擊手的失誤，得了三分，分數是三比零

。

替火箭大學加油的幾個人欣喜若狂。鬧哄哄的聲音，把躲在房子裏的亨達遜和杜得再引出來了。漢松船長、馬丁和麥納高興得像跳進胡蘿蔔園裏的兔子似的。

船長說：

「畢克，看你變不在乎的樣子，我眞佩服你的修養，不過，我看宇宙大學還是像去年一樣，將一敗塗地的。我想再加賭注，賭你假使贏了，我就讓你做十次飛行主任怎樣？」

畢克正在很認眞地考慮，船長禁不住得意地竊笑着。

「可是我已想不出可做賭注的東西。如果我能夠當十次飛行主任就有當船長的資格了。唉！眞的話該多好！」

「我先告訴你，你的襯衫不合我的身材，你還是賭你的未開拓地所有權怎樣？」

所謂未開拓地所有權是經宇宙開拓委員會所訂定，是一種從事太空航行的人，可由自己選擇遊星上未開拓地域的權利。

「畢克，算了吧！明知火箭大學會勝，你何必賺！船長，你開玩笑也開得太過份了。」

麥納開始有些同情畢克，廣播仍然繼續者。

「第五局前段，宇宙大學仍然沒有得分。火箭大學的攻擊開始。」

船長像抱着一大罐蜂蜜的大熊，高興得直搓雙手。這時，播音員的聲音更提高了。

「第一個球打到右翼，右翼準備接球。啊！來不及退後。失手沒接住。當游擊手失手兩次，六號右翼又失手了。二壘、三壘又……」

聽到這裏畢克不但一點兒也不失望，還拉着他那啤酒杯把型的大耳朵溫和地笑着說：

「船長。我答應跟你打賭好了。」

蹩脚選手畢克

不管宇宙大學的形勢如何不利，畢克還是悠哉遊哉地，毫不緊張，我想他真是一個標準的大傻瓜！比賽已進行到第八局，分數是六比零，火箭大學可說已勝利在握了。

船長興奮得只顧拍打着雙膝，發出警報似的怪叫聲。

「哈哈！太痛快太痛快了，畢克你瞧！現在宇宙大學不是輸得一塌糊塗了！」

收音機毫不理會畢克的心情，繼續以爽朗的口氣地說：

「比賽完畢。火箭大學勝利。這個節目由世界有名的機器人『沈默是金先生』製造公司所提供。」

亨達遜很失望地說：

「船長也眞壞心眼兒。其實，如果沒有六號那個蹩脚傢伙，我們宇宙大學也不致於輸得這麼慘。去年正在赴火星的旅途中，沒有看到電視轉播，後來才聽說輸給火箭大學，眞把我氣炸了。去年失手，今年又失手，究竟在搞什麼鬼？」

「如果需要失手，請用：『宇宙大學六號棒球手』」船長學收音機廣告的口氣，滿面笑容地說：

「嘿，畢克，別忘了我們打的賭。男子漢敢做敢當是不是？」

「是的。我沒有忘記。」

畢克說完後，若無其事地轉一轉收音機的旋鈕調節波長後，經過一陣吵雜的雜音，接着聽到播音員興奮的聲音：

「比賽已進行到九局下半場。火箭大學最後的攻擊開始。已被搶先七分的火箭大學，究竟能夠挽回多少？勝負可說大致已定。宇宙大學各選手精神飽滿地就防守位置。這個節目由世界有名的機器人『沈默是金先生』製造公司所提供。杜伯先生，你看宇宙大學今年能不能報仇雪恥？」

「是啊！今天打得很精彩，九比二之差，火箭大學可說是一敗塗地了。」

突然，船長的臉色變得一回兒青一回兒紅。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說是船長賭輸了。你不是說男子漢敢做敢當嗎？」

「畢克，你是騙子是不是？奇怪！怎麼可能有兩種不同的轉播呢？」

「我起初不是告訴你，我並沒有在房裏一個人聽廣播嘛？我聽的是去年的錄音，剛剛放的才是轉播。我本來想告訴船長，去年游擊手亨利沒有出場，宇宙大學才會大敗的；今年他一出場，火箭大學一定會輸，只是船長一直阻止我，不給我說明的機會。」

「無論如何，你還是欺騙我，不然為什麼要留去年的錄音？」

「因為我原來是宇宙大學的選手。那個經常失手的六號，就是我，去年亨利沒有出場，又加上我即將畢業，所以特別讓我出場的。只要我一畢業，母校的球隊就會堅強多了。我的全名叫郎斯勒．畢克，大家稱我失手的郎斯，剛才播音員不是說六號郎斯嗎？」

船長的寶貝

事後，我聽別人說船長輸得很乾脆，而畢克也特別原諒他，沒把他僅有的存款悉數拿走。但是，我也聽說，船長雖然外表裝得若無其事，事實上，受到極大的打擊，這些日子來顯

得精神很萎靡。這一節就是從畢克來無線電室向我報告這件消息開始。

「船長在屋裏踱來踱去。活像動物園裏的大猩猩，我想，說他是一隻頑固的宇宙牛還更貼切些。」

當畢克比手劃腳地正在對我描述時，沒料到那宇宙牛船長已來到門口大吼起來：

「誰是大猩猩？誰是宇宙牛？你們懂不懂禮貌？」

「啊！我想起了一件事還沒有做……。」

我打算找一個藉口溜之大吉，只聽船長的一聲大吼，雙腳立刻被釘牢在地板上似地絲毫不能移動。

「斯巴克！來這裏，我要你做證人。」

船長倏地站起來，面對着嚇得直翻白眼的畢克說：

「畢克飛行員，我是一隻大猩猩，一隻頑固的宇宙牛，是不是？」

「嗯……喔……是……」

「斯巴克，你聽到畢克的話了吧 這個傢伙還敢說『是』哩。好！我要給他點顏色看。」

船長把鋼鐵一般地手腕伸到畢克面前說：

「把你的徽章給我。」

畢克頓時像一條乾癟的黃瓜，一副可憐兮兮地模樣。無可奈何地取下別在左胸的金質火箭型胸章，那是飛行員的徽章。船長一手就把它搶過來，氣勢兇兇地命令道：

「罰你禁閉，不許從你房裏出來一步。理由是不服從、侮辱長官、下毒、還有……這些就夠了。等一會兒想起來再說好了。馬上執行。向後—轉！」

畢克敬禮後向後轉，沮喪地走出無線電室。

「船長，請你原諒畢克，他只是說了您的外號……像外號的東西而已。畢克還不是被人叫他做高蹺上的螃蟹或穿高跟鞋的鶺鴒。即使船長近來吃了幾次他的虧也不應該……」

我說着說着忽然注意到漢松船長，不但沒有怒容，還瞇起一隻眼向我笑一笑。

「喂，斯巴克，不必再說了。你以為我那麼卑鄙嗎？我只是略施小計罷了。我吃了這個長腳稻草人不少虧，被騙去鍊金旅行啦；吻強盜的面頰啦；威脅我的存款等等。不過，這次我把他關在房裏，是別有用意的。」

原因就是：船長的獨生女黛安最近將從金星乘坐土星號返回地球。船長就是要她對自己的宿敵畢克先有一個壞印象，免得黛安同他成爲好朋友。

船一到達金星，船長帶回了一個年齡跟我相彷的少女，先把她帶到畢克的房門外，讓她從鑰匙孔往裏頭望。

「黛安，你看看，裏面不是有一個很古怪，像妖怪的男人嗎？這個人是專門做壞事，才被爸爸關起來的。妳喜歡看故事書，一定曉得壞蛋時常被正義的騎士，關進監牢裏，是不是？記得爸爸的話，不要跟這個人做朋友。不然，黛安也會像他一樣，脚長得像電線桿；耳朵大得像杯子把手，知道嗎？」船長說一些陳舊而不科學的話來嚇唬黛安。

在這裏，讓我向各位介紹一下黛安吧！

她是一個可愛、溫柔而且聰明的少女。如果把船長和黛安比較，使人不禁對孟德爾的遺傳學發生懷疑。

「黛安是我的寶貝。就像一顆掌上明珠，有人說她長得很像我。」船長得意的說。

「有些人是爲了取悅別人，什麼話都敢說出口。」

這是馬丁一等飛行員的回答。

黛安簡直像蜜和天鵝絨做成的。她那柔軟鬈曲的美髮，像反映夕陽的火星沙漠；藍色的明眸如包圍金星的藍色薄靄。

如果在她身上，勉強找出與船長相似之處，那只能說，兩人都是各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其餘呢，猶如這艘老爺船和最新型的豪華船，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船長將畢克形容得像「傳染病菌」後，吩咐我說：

「斯巴克，你去告訴畢克飛行員，說船長這次特別原諒他。如果我自己去，說不定會把他撕成碎片。」

我拿着金胸章去看畢克。畢克正在那裏津津有味地看我借給他的教科書。

「我們的船長眞偉大，他爲了要治療我的太空病，故意給我休息的時間。我已經把頭腦調整好，現在，情況好得很！」

當畢克搖搖擺擺地走到走廊時，剛好迎頭碰上黛安。畢克走路的模樣本來就很滑稽，連

每天看慣了的我，仍然覺得百看不厭，何況頭一次見到的黛安，她只顧睜大一雙眼睛看得幾乎目不轉睛。畢克先對她愉快地笑一笑，是一種天眞無邪，連冰河也會融化似的溫柔地微笑。黛安也跟着笑了。

「長腳叔叔，你是壞人嗎？我叫黛安。」

「黛安小姑娘，我究竟是壞人還是好人，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隨便妳想我是怎樣就怎樣好了。」

「我想，叔叔一定不是壞人。因爲故事裏說被關在監牢裏的總是正義的騎士，而關人的才是眞正的壞人。我爸爸平常不常讀書，也不看故事書。他總是說他最怕上國語課。不過，我爸爸也不是壞人。」

還好這時船長不在這裏，不然，將使他臉上掛不住哩！

「可愛的小姑娘，我們做好朋友好嗎？」

「好的，一言爲定。」

兩個人於是手牽着手，快快樂樂地走遠了。

友情的花束

當土星號的一等飛行員馬丁，順利地通過船長資格考試，離開土星號去當一艘小油輪的船長後，為了填補馬丁的位置，亨達遜二等飛行員升為一等，由畢克三等飛行員升為二等，杜得即由四等擢升為三等飛行員，他們像上樓梯似地各升一級。

此外，另有一件愉快的消息，那就是強盜海古被捕下牢。據說他被捉時是襲擊土星號後不久，因為吃了畢克所下的藥，藥效未退的緣故，毫無抵抗地被逮捕了。

「既然海古已經被捕，太空航路上的危險就減少了。爸，就讓我多在太空船裏住一會兒好嗎？」黛安一撒嬌，船長也就輕易地答應了她。

「這艘船如果不是貨船而是豪華的客船，就可以讓妳過些更愉快的日子。」

船長的眼睛，瞇得像蚯蚓一般細。亨達遜也邊吸着煙斗附和地說：

「就是說嘛。這艘那裏像太空船？簡直是小蒸汽船哪。」

「小蒸氣船？哎呀，你也別說得使人太洩氣了。」

船長嘴裏雖然這麼說，其實一點也沒有洩氣的模樣。自從黛安來到船上，船長的心情總是明朗得如同春天的早晨。土星號是小蒸汽船還是小舢板，對他一點影響也沒有。

對黛安來說，這也是無關緊要的事。只要每天能夠和畢克打打乒乓球或彈玻璃球就感到十分地快樂和滿意。對於這些遊戲，畢克總是笨手笨腳，但卻也非常熱心。

這時，土星號已到達火星。剛在參．西提宇宙港裝載完畢。這是無線電室最忙碌的時刻，從宇宙港的控制塔，指示頻頻地來，使洛克無線電技士忙於應付。最後他終於報告：

「貨船土星號，準備完畢。」

起飛的指示立刻來了，船內響起了一陣電鈴聲；噴射引擎已開始發動，不斷傳來緩和的震動聲。

突然感到一陣强大的衝擊，眼睛立刻冒出了火花。一陣天旋地轉後，洛克技士和我，已倒睡在屋頂上。洛克一面嘴裏狂喊，一面掙扎着想爬回到無線電機前。

接着。我們又突然掉到地面上。這時，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露了一手漂亮的三點式降落——以鼻子、手肘和膝蓋。

「唔哇！不會是世界末日吧？」

我小心地站起來，馬上緊張地檢查自己的手腳。還好，手腳還是好好的，並沒有掉下來，這才使我稍微放下了心。

洛克技士說：

「你到外邊去看看，一定是發生什麼事。」

我立刻衝出走廊，剛好看到船長抱着頭，搖搖晃晃地朝這邊走過來，大概船長也是出來查看外面的情形的。

「他媽的，畢克這傢伙，簡直要把我活活氣死！人家聰明的人是聞一知十，他卻是做一失十。」

「那麼，剛才是……」

「這還用說嘛！剛才當然是他惹的禍。我告訴你，不論發生什麼事故，你只要斷定那是畢克的傑作，絕不會有什麼差錯。我特別給他機會，讓他做飛行主任，我是最守諾言的人，不是嗎？但是你看他這副德行，這算什麼起飛，算什麼出發？現在就是他在駕駛土星號，目

前就是那個失手的天才畢克操作的。」

就在這時，黛安匆匆地趕到，跟在她身後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天才畢克。

黛安眼中閃着光芒，氣喘吁吁地說：

「爸爸，剛才的起飛真棒哦！是畢克實驗他新發明的起飛法的。您看，很不錯吧。」

「的確是不錯，只是我並不知道怎樣個不錯法。等我這被撞的昏昏沉沉的頭，恢復了之後再說。」

船長握緊拳頭揮舞着，畢克抓一抓頭皮說：

「出發時，我同時把人工重力裝置反轉。所以土星號才上下顛倒過來，整個船像被踢的足球一般。」

「閉嘴！你是說我用頭去踢座頂啊？」

「對不起。不過，因爲重力相反的關係就可以抵消火星的引力，再加上出發時噴射的力量，土星號就很順利地離開。」

「順利不順利，你去問問別人好了。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搞這種把戲，我才不管你是什

麼飛行主任，請你滾蛋！我的起飛法，是根據三十年長期的經驗，不管是燃料，還是時間，都是最節省、最優秀的了。你一定要學習我的方法才行。照你的做法，將浪費許多燃料。我的三十年經驗告訴我……」

擴音機裏，忽然傳來麥納駕駛的聲音。

「畢克，你在那兒？你的起飛法，看來是成功了。節省了一般起飛燃料的百分之六十哩。」

「眞的？」

漢松船長張開嘴愣住了。過了一會兒才慌慌張張地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

「但是這樣亂搞，進行角度一定會脫離預定的航線。」

這一次從擴音機裏傳來的是杜得的聲音：

「畢克在那裏？新辦法大大地成功了。進行方向絲毫不差，時間節省兩小時以上。」

至此，漢松船長再也無話可說，他這時唯一可做的事，就是一言不發地退到船長室而已。

當我回到無線電室後不久，在月球第三轉播站實習的馬樂叫我。

「嗨，馬樂，有什麼事嗎？」

「斯巴克，你好嗎？你那艘老爺船的情況怎樣？」

「情況好極了。我們駕駛室裏，來了一個稀世的天才，是表演特技的名手呢。」

「小心，別撞到衛星才好。現在我有一件祕密要告訴你，好好地聽呀！你們這次的飛行一定要盡你們的全力，越快越好。」

「這是爲什麼？」

「剛才我聽到一項情報。政府決定將貨物的輸送權，交給火星至地球間，飛行時間最短的公司。你的土星號剛才從參‧西提出發的時間早已被記錄下來，將把它的飛行時間，拿來跟其他公司的太空船比較。」

「馬樂，這是不公平的。土星號是我們公司所有船中，速度最慢的一艘呀！」

「但也沒辦法。據我看，政府一定早就準備和世界公司訂立輸送契約的。因爲世界公司最新的高速太空船，已定於今晚從參‧西提港出發，追踪你們。如果土星號能比他早十

個小時到達，勝利就屬於你們的了。咦！好像有別的電訊打進來，那麼，今天就到此為止，祝你勝利，別忘了加油呀。這個消息，就算我送給你的友情花束吧！」

馬樂的通信結束。競爭的對方是太空船中最新式、最快速的貨船；而反觀我們這艘又舊又破的老爺船，真不知如何才不致辜負馬樂贈給我們的友情花朵哩！

就像船長剛才的模樣，我怡然地拖着沉重的腳步，蹣跚地走向船長室去。

太空中的競賽

「真是一個大新聞，我們贏了！公司將得到很大的利益；假使輸了，公司裏那些不講理的老闆們！會把我們綑起來，扔進噴射引擎的滾燙排氣管裏也說不定。」

船長帶着令人不安的微笑，把自己的一雙手一直伸到我的眼前。

「你看看我的手。」

「我不會看手相。」

「不，我只是想讓你看看我的這一雙手並沒有髒。」

「是嗎？可是我看並不大乾淨嘛！」

「真是不懂事的傢伙，所謂『手沒有髒』就是表示『跟我無關』的意思。航行日記上的記載是，飛行主任畢克，駕駛也是畢克。當然由他來負航行的全責。身為船長的我，也不能隨便插嘴的。」

說到這裏，船長得意地笑了一下，繼續說：

「知道了嗎？斯巴克。我的意思是說，對這次的航行，我是一點責任也沒有的。你想一想，土星號怎麼可能贏過司德利號？不管我們想或是讓水星上的什人去想，結果不都是一樣。我不想再增加多餘的煩惱了，把煩惱讓給畢克，連同競爭失敗的榮譽也統統屬於畢克就是了。」

船長自顧自地說完話後，開始默默地墜入沉思之中，再也不理身旁的我，我只好匆匆地出去找畢克。

畢克正在駕駛室裏跟麥納閒談，聽完我的消息後，只默默地瞧着麥納，麥納搖一搖頭說：

「我想你不會命令我把土星號的速度增加一倍吧？」

這時，亨達遜一等航行員也恰好進來，聽了我的話，高興地說：

「還說什麼競爭。簡直是開玩笑嘛！」

在準二十四宇宙標準時間過後，我又從月球接到報告消息的友情花束。

「司德利號，已起飛。土星號加油！」

競賽終於開始了，其實那真談得上什麼競賽？簡直是開玩笑開到家了。

八小時後，土星號上的太空透鏡裏已出現司德利號的影像。對方正在太空中，像一枝銀箭似的飛馳。看來司德利號的船長，早已探知此行的重要性了，不久之後，我們接到司德利號船長打來的一則電報，上面說：

「各位好嗎？老羊先生，需不需要我拖你一把？」

突然地，麥納開始拚命地工作。

亨達遜則用太空鏡，一直追蹤司德利號的影像，只一會兒工夫，司德利號已輕易地超過土星號了。然而為了土星號的名譽，我不得不說明，此刻的土星號，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飛行。

船身、地板和牆壁振奮地發出叮噹的聲音，而噴射引擎則像生氣了的響尾蛇，不停地發出咻咻的怒吼。這一天，這艘老爺船確確實實地前進五百萬公里以上。然而，同一天裏對方卻毫不費吹灰之力，邁進了一千萬公里。真是遺憾之至！

「競賽第二日，畢克對着對講機大喊：

「麥納，能不能再增加一點速度？拜託，拜託！」

麥納不客氣的回答：

「我在太空中，已生活二十年，但是我還想最少再工作二十年。如果再不識相地增加速度，不但是船，就是連人也統統變成宇宙塵了。」

嘴裏雖然這麼說，麥納仍然手忙腳亂的大奮鬥，使速度更加驚人。土星號，像十萬隻火星貓在打架似地不停咆哮着。

第三日。世界公司快速貨船的紅色尾燈，在我們的前方消失無蹤了。

無線電室，洛克技士專心地瞧着宇宙週刊的人事廣告說：

「斯巴克，經過這一次的飛行，假使土星號還剩下一個外形，也不能再使用了，只能賣給收破爛的。」

我也同意他的想法，這是極可能的事。

一會兒，通信的鈴聲響起，洛克立刻打開通信機，一連串的電訊，連續地打進來。

「土星號！土星號！請回答。這裏是司德利號。」

「這裏是土星號，收聽到了。」

「前方有障礙物，是空胞。現正由左後方來襲。請離開航線避難，司德利號已被空胞捲入。」

「司德利號！司德利號！」

但，司德利號就此完全失去了聯絡。

註：空胞是宇宙的自然現象之一。在地球上也有這種現象，這是旋風在空氣中所形成的眞空部份，如果把腳踏進這個中心，皮膚就會迸裂出血，像被利刀割一般地受傷。從前，無法解釋這個現象時，認爲這是鬼怪作祟。除此之外，龍捲風、颱風眼和飛機時常遭遇到的空中陷阱，就是屬於這一類。

宇宙中的空胞跟地球上的有些不同。在沒有空氣的地方，還會產生眞空部份？這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經過許多學者研究之後，終於得到一個結論。即是說，這種現象是由於宇宙中，各種星球之間作用的熱能差異，而產生一種自然的平衡運動。

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像腰帶一般橫掛着宇宙之間，本來漆黑無光的太空中，一旦有任何光線射近空胞時，曲折光線會產生一種螢光，這種空胞，還具有光線或磁力線般的驚人速度。

土星號內，響起一陣鈴聲。船員們各個奔向船橋的方向。漢松船長緊緊地抓住太空鏡。

「看到了！司德利號的噴射引擎正在噴火，啊！又被空胞捲進去了。」

司德利號，被捲入像大氣旋似的空胞中了。黛安好奇地向船長說：

「空胞是很可怕的東西嗎？」

「過去也有很多太空船掉進空胞之中。手忙腳亂了一會兒後，終究會爬出來的。不過，因為空胞是以極快的速度飛行的，往往會被帶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那麼被空胞捲入時，將怎麼辦呢？」

「只好拔腿逃命，把引擎全開反射，一個勁兒地往後退就是了。從空胞中逃出後，因為常常有一股衝力，一時無法煞住，實在麻煩透了。」

「呀！又看見了，我看到空胞正像瘋子一樣地奔跑。」

「那一個方向？」畢克問。

「在左舷、斜下方。從來沒看過速度這麼快的空胞。哦！司德利號終於逃出來了。不錯，逃得好！」

剎那間，我們在窗口看到司德利號，正在像光線一般地往後方衝去。這一衝恐怕得衝一整天，才能煞住了。

船長轉身對着畢克，充滿信心地說：

「畢克，由於這件事，我們再有一次機會。司德利號好像輕鬆方向盤，掉進河裏去似的，我絕不會把這方向盤，從現在起，你把舵的指揮交給我。」

畢克彷彿是在考慮些什麼事情，開口問船長：

「您是說，空胞在左舷方是不是？」

「逃避空胞是我拿手好戲，你交給我指揮就是了。」

「非常抱歉。我不能答應你。大家各就各位！」畢克轉身跑進駕駛室。

這時，空胞在右前方出現了。它看來像一片黑色的[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

電波的嗶嗶聲，顯得特別刺耳。畢克已在變更前進方向的副噴射引擎上點火，船內響起一陣微弱的轉動聲。所有的人只顧屏住氣注視着雷達。空胞已進入雷達中央的十字上。

「畢克！方向弄錯了。這樣下去，空胞會從正面……」

畢克不在乎大家慌成一團，以堅定的聲音命令道：

「各就各位！」

大家慌慌張張地回到自己的崗位。畢克接着又說：

「船長請回到船長室……」

船長也被趕出駕駛室。畢克爽朗的聲音，通過對講機在各崗位上響起：

「本船，開始衝入空胞中！」

畢克唯一的擁護者

啊！畢克終於發瘋了。在多次飛行旅途中

，不是每一次都是平安無事的。然而，我却沒有預料到，畢克的腦筋發生毛病這一着。

說時遲，那時快，土星號終於衝進空胞之中了。船上的各部份和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尖銳的悲鳴。頓時燈火熄滅，船身上下顛倒，連我的胃也幾乎反轉過來。我看到史洛剛從廚房裏滾出來。史洛是因為發言

改過，努力工作，才[illegible]一定懊悔返回倒霉的土星號。

漢松船長，用力敲打被鎖上的駕駛室的門，滿臉通紅地怒吼着：

「等着瞧吧！一到地球，我就要你滾蛋。要是不[illegible]地球的[illegible]畢克。趕快向後轉，聽到了沒有？」

「土星號已離開原定的航線，起碼有數百公里之遙。[illegible]人的速度，此刻的土星號就像被關在罐子裏微不足道的一隻小[illegible]。

琴納用溫柔的語氣，通過擴音機勸畢克：

「畢克。你自己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些什麼。你是一個好孩子。所以趕快讓船長操縱吧。」

「對了，畢克。我自己怎麼樣都無所謂。我只是擔心我的女兒黛安。」

船長靠在門上。裝着很傷心地樣子哭起來。這時忽然有人輕拉船長的衣角。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船長的寶貝女兒黛安。黛安張大明亮的眼睛，抬頭望着她的父親。

「爸爸，我[illegible]畢克。我相信畢克這麼做，一[illegible]的。畢克，你[illegible]嗎？」

「是的。我對於我的行動，完全負責。只要[illegible]了。」[illegible]以[illegible]快的聲調回答她。

被關在空胞裏的人，最感不耐煩的是。與外界完全失去[illegible]，每一秒[illegible]。總覺得像蝸牛爬行一般。一分鐘彷彿是永無止境。

我只好拿起書來消磨這些難耐的時間。[illegible]一頁上。反覆地看來看去而已。打開通信機時所聽到的只是一種令人[illegible]的[illegible]被鐵鍊[illegible]住的野獸。關在黑暗的獸檻中，正在[illegible]裏。不[illegible]。

走廊上。有一[illegible]在那兒說着[illegible]。

「我想畢克終於發瘋了。」

「不。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大[illegible]。我們[illegible]也[illegible]像他[illegible]高的[illegible]。」

「那裏。我想他不是瘋子。也不[illegible]。只是一個[illegible]了。」

「不，我贊成他是天才。去當油輪船長的馬丁，曾經告訴我說，畢克是個天才。」

其實，漢松船長、麥納和我，還不是在心中偷偷地期望畢克是一個天才。

假若畢克只是一個冒牌的天才，那事情可糟了呀！

胡思亂想的想了一會兒，謝天謝地，難熬的十小時總算過去了。我立刻跑到駕駛室去，迎面碰到

船長慌慌張張地趕到。門鎖已被打開，畢克正在注視着錶和計器盤。

「麥納，準備背面飛行！」畢克向對講機喊着。

「OK！沒問題。」麥納也喊過來。

「什麼沒問題？我絕不容許你如此亂來。」

船長剛伸手碰到畢克的肩膀時，突然，整個身子浮到天花板上。當然連我和屋子內，所有可浮的東西，全浮上去了。土星號忽然震動了幾下。接着已航行在太空中了。

畢克精神抖擻地叫。

「航路變更爲六十一度，準備降落！」

漢松船長用力地抓他自己的頭髮說：

「降落？究竟要在那個地方緊急降落？……畢克，這是什麼地方？」

「船長，對不起。請你自己去看看太空鏡好嗎？」

地球已清晰地映在太空鏡上。不是冒牌的而是眞正的地球。

這裏是長・愛爾蘭宇宙港。

火星與地球之間的飛行。只費四天又八小時的土星號，不斷地接到政府委員們的道賀。公司裏的首腦人物，更是笑得幾乎合不攏嘴來，只有船長無力地說：

「畢克，我應該向你道歉。不管我是不是頑固的宇宙牛。總之，我這種人是從來不道歉的。所以你就把魔術的謎底偷偷地告訴我吧。」

「並不是魔術。在接到司德利號被空洞纏住的消息後，我突然想到可能贏得競賽的方法。因爲我怕萬一這個辦法失敗，連累船長。所以我故意不告訴你而由我自己來處理。」

「方法？……是什麼方法。」

「就是讓空胞揹我們。空胞以極快的速度奔馳於宇宙之間，這速度是司德利號絕對無法相比的。我們通常飛行到目的地，總是採取弧形的航線，然而空胞都是採取直線前進的。我從空胞的前進方向推斷，認為空胞一定會橫過地球引力作用的地方，所以，不管離開航線多遠，我還是決定讓空胞揹着我們走近路。」

「從空胞中逃出來的方法也很特別嘛。」

「是利用地球的引力。在地球飛行時，如果一旦掉進空中陷阱，最簡單的逃脫方法是，故意一下子掉到它的底部。中國人的嬰孩，經常被媽媽揹在後面，這時候，不管怎樣掙扎，總是不容易從上面溜出來。我有個朋友是中國的科學家，據他說，在他大約週歲的時候，曾經從媽媽的背上往下滑下面終於溜成功。因為這個方法是地心引力協助他，所以……」

「不要吹了。難道那一個科學家，在一歲的時候就已瞭解地心引力嗎？」

「是的。這樣行了嗎？我還有一點事……」

第二章

畢克發明了加速器

九月，畢克通過了一等飛行員的考試。據說考試員事後對畢克說：

「你的筆試分數不算挺好。不過漢松船長提出你的服務成績表是滿分。」

到十月時，由於亨達遜已辭職改在金星公司工作，空下來的缺由畢克升級擔任土星號的一等飛行員。

畢克明白，飛行競賽之所以得勝，只是利用空胞的力量而已。爲了不被人家發現這個祕密，於是和他那些科學家朋友，合作研究出一種新的加速器。

如果我告訴你，這位科學家就是週歲時就會利用地心引力的那一位，那麼各位讀者對這新發明的加速器，還敢寄於希望嗎？當然漢松船長，對它不敢抱任何期望。然而，畢克的叔叔畢克總經理卻是信任它的。

「叔叔，只要有這個加速器，到冥王星也只不過一會兒工夫而已。」

在招待畢克總經理的晚宴上，畢克坐在船長身旁，毫不客氣地吹噓起來。

後來在參•西提宇宙港時。我們接到一則宇宙電報。上面寫着：

『速至天王星。載運鎵。』

船長看了，臉色突然變了，怒氣沖沖地說：

「天王星！要我開這艘破船去？這簡直是開玩笑。都是畢克的鬼加速器害死人，畢克吹牛說要把土星號變成宇宙中最快的太空船，現在可好了。」

我也覺得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從太陽算起，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冥王星各星球中，天王星是從後面算來第三個位置，距離太陽約有二十八億六千九百公里之遙。

還好這時我及時摀住耳朵，險些被船長的大吼聲震聾了。

「可怕的距離！簡直是可怕的距離！」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除了遵命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我們只好硬着頭皮，在宇宙標準時間十一時二十分起飛。把目標定在天王星上。雖然目標定是這麼定了，其實速得實在無法確定該定在那個角度，

對這一次的航行，最感興奮的就是畢克。他的喉結上下移動着得意地說：

「好極了，這是試驗加速器最好的機會。」

這麼遙遠的距離裏，飛最新式的太空船也需要費去時十個月，回程十二個月的時間。我有些猶豫。如果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我就不能趕回學校上課了。

「畢克，我是信任你的加速器的，你說來回一共要多少時間？」

「等一下，我算算看。」

畢克拿出紙和鉛筆慢慢地算着：

「如果我們以通常時速三十萬公里飛行計算的話，就需要七千八百小時才能到達，等於是三百二十五天。回地球時，將更久些。不過……」

接着畢克很神氣地說：

「你知道我發明的加速器的威力吧？」

「我不知道。我只是無線電見習生而已，假使是電的速度，我倒曉得。」

「你要記住，只要用我的加速器，就可以以光速飛行。就是可以在一秒鐘內繞地球七圈

半，秒速約三十萬公里。。」

我驚得無話回答，只是呆呆地張開着嘴巴。

「眞的嗎？畢克，照你這麼說，早上從地球上出發，中午就可以在天王星上吃午飯囉？」

「照計算是這樣。事實上，恐怕要晚飯才能到達吧。在起飛加速和降落減速時，可能需要一點時間。而且，爲了旅行安全，還得稍微減低速度。」

「假使這次旅安也在船上，恐怕也不會站在你這一邊的。」我認眞地說，畢克也認眞地回答。

「所以這一次應該由你來啊！」

一說完，畢克就走回駕駛室去了。

不久之後，一向聽慣的噴射引擎聲，逐漸提高，高到令人感到刺耳和不舒服的程度時，突然變成超音波而消失。我知道加速器作用開始了，然而並沒有增加速度時常有的衝擊或其他變化。我匆匆地跑到駕駛室。

「畢克，糟糕，如果只一趟就花了十個月，我就不能回學校上課了，我信任你的加速器，可是現在怎麼辦呢？半途又不能下船。能不能現在再開回地球？船長，你說可以嗎？」

「既然加速器不發生作用，只好讓斯巴克下去了。畢克，你說怎麼樣？」

船長幸災樂禍地說。但，畢克仍然很沉着。

「船長，加速器正工作得很起勁，現在的飛行速度已超過每小時八百萬公里。假使你不相信的話，可以打開窗子看看外面。」

船長和我，同時打開前面遮住石英玻璃窗的金屬蓋子，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從沒有見過的奇異的太空。並不是所有太空人習以為常的那種閃爍無數星星的太空；而是大紅、金黃和翠綠，整個太空被染成彩虹和極光的五光十彩。像一種不眞實的、美麗的幻想世界。

難得船長也被這奇妙的景色嚇愣住了。一會兒才不安地說：「畢克，我們恐怕衝出宇宙，跑到別的什麼地方來了。」

「不，船長，這裏還是我們的宇宙。是因為我們的船速太快了，才使色和光起了變化，以致看到分解的顏色而已。簡直像透過三稜鏡似的，漂亮極了！」

「對我們沒有生命危險吧？斯巴克，你把窗子關上，我有點頭暈。我不習慣這種事。」

然後，船長又突然想起來似地問：

「預定幾時可以到達天王星？」

「四天後。」

「如果途中遇到飄浮的遊星，怎麼辦？船開得這麼快，恐怕無法避開。」

「那時候，只好聽天由命了，這也是太空飛行者的命運。我想，用太空鏡注意有沒有飛近的物體，還不如什麼也不看。船長老早就習慣於聽天由命，不是嗎？」

「習慣是習慣，我還是喜歡這種事。」

看來這頑固老船長，已逐漸恢復了他原有的尊嚴。

一天、兩天……，日子平安地過去了。加速器仍然忙着工作，土星號彷彿一下子由蝸牛突然變成燕子似的，輕快地飛行着。我感到，如同置身於天空一般，並且無聊得發慌。那是由於加速器的作用，在土星號的周圍，形成一種強大的磁場，使無線電波無法通過的緣故。

四天以後，畢克終於停下加速器。天王星已在我們的下面閃爍着，在天王星唯一的新．

與世洛機場，休息一晚，接受邊境警備官熱誠的招待後，還得把鎵裝滿整個貨艙。

當巨大的紅色太陽，將消失在雲端的時候，我們離開這冰冷的遊星踏上歸途。加速前進約一小時半後，畢克細心地計算航線和方向；土星號就在燦爛的星光中，像一道光線似地飛行着。

至此，船長和麥納也完全放心了，然而，就在第二天下午，當畢克來無線電室，正在準備抽籤以便分配點心時，突然響起一陣鈴聲，接着警燈也忽亮忽滅，表示發生了緊急狀態。擴音機裏，隨着傳來三等飛行員威爾遜緊張的聲音：

「斯巴克，畢克在你那裏嗎？趕快叫他來，也叫船長快來！事情不好了，哎呀！我的天啊！世界末日到了。」

魔術大王畢克

畢克和我，閃電式的穿過走廊。中途，船長也加入了，他剛好在餐廳午睡。在駕駛室裏，威爾遜驚慌失措地踱來踱去。杜得則臉色蒼白，滿頭大汗地瞪着航行圖，船長吼起來了。

「鎮靜一點。究竟什麼事？」

「那，那裏有木星。」杜得已經嚇壞了，結結巴巴地說。

「木星怎樣？太空中當然有木星。」

杜得把航行圖推到畢克面前，以顫抖的手指着上面說：

「木星在航線的中央，擋住路了，請看！」

杜得隨手打開窗蓋，我們看到一個像白色大盤似的木星！

「糟，我，我計算回程時，完全忘記考慮木星的軌道。」

平時，最喜歡罵人的船長，也沒有閒情逸緻罵畢克。

「我的老天，你忘了！……畢克，停止加速器，越過木星怎樣？」

「船長，不行啦，已經太接近了。而且船的加速度也太快。」

「畢克，趕快想想辦法啊！現在只有靠你了，咦？畢克到那兒去了。」

畢克一手抓着航行圖，像一陣旋風，轉眼間不見了。

擴音機裏，有人喊：

「船長！太平門發生糾紛了。畢克好像發瘋似的，推倒了兩個船員，坐進救生艇裏，又把門鎖上。船長，怎麼辦？」

船長全身無力地坐下。嘴裏喃喃自語，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卑鄙的傢伙，準備棄船，想自己一個人逃命嗎？」

畢克違背了太空人應守的道義。船長只好勉強提起精神，挺起胸膛說：

「杜得，你叫麥納把畢克的加速器關掉。我們雖然百分之百會撞上木星，但不能坐着等死，起碼也應該努力一番才對。總比臨陣脫逃的人勇敢多了。我們要有太空人的榮譽。」

「是的，船長。」

就在杜得走近通話器時，擴音機裏傳來宏亮的聲音：

「杜得，等一等！船長，請你取消剛才的命令。」

是畢克的聲音。船長滿腹的怒氣終於爆炸了。揮着握緊的拳頭嚷道：

「畢克，你滾到那兒去了？」

「在救生艇裏，杜得，你趕快照我的話做。把加速器開到最大限度，船速越快越好。」

「畢克，要我們以最大速度撞上木星嗎？這樣不就將撞個粉碎啦。」

杜得簡直要哭了，畢克嚴厲地說：

「不要哭，大人是不能哭的。以最大速度撞上木星，粉碎不粉碎，等撞了以後再說吧！」

「撞了以後就不能再說了。不過，反正是逃不了，就開全速算了。我要早一點在地獄中碰到你，找你算帳！」

連船長也完全失去了思考力，大吼道：

「開最大速度！」

忠實的麥納立刻照做了。整個船震動一下向前衝去。一瞬間我感到頭暈目眩，渾身不舒服。船速已逼近光速，而且仍在繼續增加，我勉強站穩，偶然一看窗外，不禁嚇得大叫起來。

白……白……窗外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此外，什麼也看不見。失去往常見慣的太空景色，難道進入一種虛無的世界？

這時，又傳來畢克的命令：

「關閉加速器，降低速度！」

船身一陣震動，船速立刻恢復了原狀。

土星號仍然平安無事地飛行，而我們也仍然活着。那死神般的木星卻已從前方神祕地消失無蹤了。它究竟跑到那裏去呢？原來那龐大的木星已在船後遙遠的太空之中！

船長爆出足以顫動整個土星號的宏笑聲。

「畢克，幹得好！我們成功了。眞抱歉，我常常錯怪你。其實，我也不是故意的。畢克請出來對我們說明一下，這種魔術我在學校裏並沒有學過。」

然而，除了我們自己的喘氣聲外，什麼也沒聽到。

「畢克，你沒聽到我在道歉嗎？不要躲了。趕快出來，別再生我的氣了。畢克，畢克！」

大家側耳傾聽，總算聽到一點細小而斷斷續續地聲音：

「船長，我回不了了。請看……斯巴克的物理辭典……質量……熱能……「勞連斯和……」……土星號的各位……可愛的黛安……再見……。」

聲音就到此爲止，再也聽不見了。

於是，大家分頭在船內到處尋找，然而連畢克的影子也沒找到。只有發現失去了一條救生艇而已。這更足以證明畢克的確已不在船上。

大家只好搶着爭看我的物理辭典，希望從中能夠發現畢克所說『勞連斯和……』的意義。麥納翻查辭典，終於找出了『勞連斯和費傑特』一欄。

船長悲傷地扭動身體。

「我看不懂，從來也沒唸過，誰說明給我聽一聽。」

其實，我也不大清楚，各位讀者的父親或哥哥，有沒有喜歡研究物理的？最好是請教他們。那是『勞連斯和費勞特的收縮說』，這裏面我有一點明白，就是收縮，它就是縮小的意思。

在我的物理辭典上，有許多難懂的名詞和數學公式，也說明的很詳細。但是，根據麥納簡單地說明，它的大意如下：

勞連斯（一八五三年——一九二八年）是荷蘭的物理學家，而費傑特（一八五一年——一九〇一年）是英國的物理學者。他們兩人，雖不曾共同研究過，卻不約而同地發表一種「

速度極快的物體，將發生收縮」的學說。

這是說，當物體在空間前進時，這物體將隨着進行的速度比例，而增加其收縮。那麼，究竟能收縮到何種程度呢？大約當物體的進行速度，增加到光速時，這種物體就失去橫和直的長度，以光速飛行的超大型飛機的體積就會變微菌百萬分之一還小的程度。

這是因摩擦才變小的嗎？不！你看。土星號還不是好好地繼續在太空中飛行。漢松船長再問麥納說：

「你剛剛所講的，我一點也不懂。說得簡單些，是不是我們截過木星？」

「船長，不是的。土星號從木星中穿過來的。由於超速度的關係，我們的土星號就變成『小』得百萬倍小，而穿過整個木星。既然沒有體積，當然對木星說來那是完全無關痛癢的了。」

「這麼說，畢克早就知道這一手現代的魔術啦？」

「不但知道，他還考慮到善後的事。」

麥納低着頭，無限悲傷地說：

「土星號的體積雖然無限地變小，但相對的質量却無限地增大。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說：『質量的增加和速度成比例。』就是根據這道理，當時土星號的質量已變得無限大。那時，土星號已變得便繃繃，如果不能及時使它的質量恢復原狀，那麼我們就永遠只有那麼一點大了。畢克就是爲了解救我們才離開土星號的。土星號因減少畢克的一份質量，才恢復原狀，我們才能完全平安無事。」

「呀！我明白了。這是說，爲了救變成白鳥的公主，只好由英俊的王子，犧牲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故事上，總是這樣寫的。我想一定是合乎道理，故事作者才會把它寫下來。我偶然也看看黛安的故事書，大概那篇就是根據勞連斯和費傑特的收縮說寫的。早曉得就應該把它看得仔細一點，只是我有些不認得的字，只好跳過去。唉！我們究竟在這裏做什麼？畢克在那裏？還不趕快轉回去找畢克，怎麼可以把他丟在太空中不管呢？」

麥納沮喪地搖搖頭。

「船長，不行哪。畢克可能在這個太空中的某處，變得無限小而以無限大的速度飛行着，也許活着，也可能早已死去。然而，無論結果怎樣，畢克已到一個人類無法達到的地方是

不容懷疑的。總之，把我們這個宇宙當着『活着』的話，畢克就是已經死去了。」

「真的啊？」

船長的眼圈紅了，眼淚大顆大顆流出來。宇宙牛像是受了嚴重打擊的老人，悲傷地垂下了頭。

「阿門！」

船長雙手抱在胸前，跪下來唸着，所有船上的人也隨着跪下。船長並不懂得其他的祈禱詞，只能反覆笨拙地唸着：

「阿門！」

土星號的新任務

七個星期之後的一個下午，下着綿綿細雨，我們舉行了畢克的葬禮。在葬禮之後，漢松船長、黛安和我，久久徘徊在墓地不忍離去。

畢克死了，縱然他沒有死，他也是活在與我們熟悉的宇宙完全不同的另一個魔術世界裏

。我在小學三、四年級時常常幻想，在我們可見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幽靈們所住的世界。

而我們的確曾經一度乘坐土星號，進入了魔術世界，那眞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是正的，那麼另一個世界就是負的了。畢克既然已去那個未知世界，七個星期之後，那麼，只得認定他已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

畢克所乘的救生艇不但很小，裏面所載的糧食和水也極有限。假使讓畢克想到回到這個世界的妙策，如果畢克沒有食物，還不是毫無

用處。乾癟了的畢克！唉，眞令人不堪想像。

畢克的墓，設在長・愛爾蘭宇宙港的附近，墓碑上刻着：

「爲記念消失於太空中的畢克」

船長一再地站在墓碑前嘆息不已。

在葬禮的歸途中，我們順便進去太空船員俱樂部打了一個轉，僕役一見到船長就說：

「剛才公司，打了幾次電話給你。」

「公司？……是誰打來的？」
「是配船股的人。」
船長馬上走近電話亭。
「什麼？這種事我不幹。土星號的工作人員，為了畢克的葬禮，已請休假一週……嗯……嗯。原來是這樣。……哦……好吧。知道了。」
船長掛上電話後，走回來說：
「斯巴克，立刻和船員們取得聯絡。土星處就在今晚十二時出發。目的地是猶洛巴。因為在猶洛巴發現了釙礦。」
船長回頭看看黛安說：
「黛安，爸又得去工作了。眞捨不得再離開妳。本來我以為這次的休假，總可以跟你好好玩上幾天的。」
「爸，我知道，不過我不會離開您的。」
「喂，斯巴克，你去告訴杜得，我要他擔任一等飛行員的工作。咦？黛安，妳剛剛說些什麼來着？」
「我說我要跟您去，那麼我就用不着離開您了。」
黛安的聲音雖很溫和，但從她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到她堅決的意志。船長也常常有這種類似的表情。
「妳說什麼？猶洛巴是木星的衛星，你知道嗎？那是很危險的旅程，怎麼可以帶妳去？」
「爸，您不答應也不行哪。我是頑固船長的女兒呢！我有事非到那裏不可。」
「什麼事這麼重要？」
「畢克就在木星的附近去世的。我決定把花束丟在那個地點。不，爸爸，你不能代替我。有時候，只有我一個人是信任他的。他也只送我一個人洋娃娃。畢克也說過：『爸爸一點兒也不可愛，但是黛安小妹妹實在太可愛了。』我是頑固的船長的女兒。所以，一旦開口後絕不收回。」
「喂！喂！不要一直拿船長的女兒來威脅我啊！」

船長只好對船長的女兒投降了。

膽小的老船長

二〇七八年的秋天，在金星發現鈾礦大礦脈時，轟動一時的情形，已詳細刊載於史書上。這次，在猶洛巴發現鈈礦的消息，無疑地將使全世界更加的轟動。土星號使用加速器急駛現場，一路上，我們超越許多絡繹不絕的太空船，每當超過一艘，我的心中總有一種得意的感覺，然而接着想到發明加速器的畢克時，又不免感到陣陣寂寞。

杜得穿着一等飛行員的制服，不時得意地欣賞着金光閃閃的徽章和扣子。

「斯巴克，你看我合適嗎？其實我還沒有資格當一等飛行員的。我記得畢克穿起這套制服時挺合適的。」

「是嗎？我記不清了。我只要想起畢克，心裏就難過。」

「如果是畢克，無論那一種航行，都有充分的自信。靠近木星時，我要緊緊地帶着聖經，可別讓它被木星的引力拉去。」

關於木星的衛星，早已有人探測過了。至於木星本身，却還沒有人成功。我們雖然曾經穿過木星，然而那是用魔術手法，一剎那間穿過而不是眞正着陸在它上面的。過去更有許多太空船，眞的摔到木星上，但，從沒有一個人能活着回來描述它的實際情形。

木星，經常被一層很厚的大氣層包圍着。因爲無法透過這層觀察到木星的情形，所以我們一向對這不被人所瞭解的木星，抱着十分畏懼的心理。

費了兩天的時間，土星號終於小心翼翼地來到木星附近。離目的地的猶洛巴，還有地球與月球之間的一倍距離，而木星的體積約有我們地球的一千三百十二倍大。

「全體人員在第三氣閘前集合。」

擴音機剛響過，黛安急急地跑進來說。

「斯巴克，你看怎樣？」

「什麼怎樣？一會兒你不是要獻花嗎？」

「是呀，我是問你，我這一套新洋裝好不好看嘛！」

被她這麼一說，我才發現黛安已換上一件印有花朵的鮮艷新裝。

一喔，原來是說妳的新衣裳嗎，我不曉得究竟好不好看。我對於這些，一點興趣也沒有，我自己一點也不想穿這種花衣服，妳穿上新衣裳做什麼？」

「我不是要獻花給畢克嗎？畢克才不像你，人家對於色彩很有一點鑑賞力哪！」

黛安對我扮了鬼臉後走了。我認為不管她穿得怎樣，反正畢克也不可能出來鑑賞的。不過，我並沒有同她爭論的意思。女孩子們的嘴巴總是很厲害的。在我還沒有說完一句以前，她們起碼能夠嘰嘰喳喳地說上十來句攻擊我的話。

我不願意跟黛安一起去，所以隔了一會兒才走到第三氣閘口，黛安已抱着一束玫瑰花站在那裏，她那一副溫柔可愛的模樣，真令人無法想像與剛才對我扮鬼臉的是同一個人。我衷心地佩服女孩子的神通廣大。

所謂獻花，只不過打開氣閘上的一個小窗，恭恭敬敬地把花投下後，關上窗戶就算大功告成了。由於典禮就這麼一下就完成，使大家感到意猶未盡，於是，紛紛從圓窗望木星以示懷念。打開金屬窗蓋，第一個走近去看的是船長，但，當他往外只瞧一眼時，突然蹣跚地倒退幾步，雙手掩臉，斷斷續續地說：

「畢……畢克……畢克的幽靈！」

船長被麥納扶持着，立刻昏倒過去，接着杜得好奇地窺視窗外，看看什麼東西使船長如

此驚嚇。頓時，他也跳起來退後幾步，眼珠幾乎跳出眼眶，並且根根頭髮豎立得像一隻刺猬，叫了一聲「畢克……！」雙膝一跪，接着癱瘓在地板上。

經過十二個後才終於輪到我接近圓窗。我看到在一個白色足球似的木星表面，顯現出長腳畢克巨大的黑影。約有木星的四分之一——三萬五千公里長的黑影，像水母般地，正在扁平的木星上搖來晃去。

當然這個數目是等我甦醒過來再計算的。據船內最膽大的史洛說，畢克的幽靈，一直盪了一小時後才消失了。

「畢克的鬼魂還對我不停地招手哩。我明明看到的，絕不會錯。」史洛肯定地說。

隨後，大家集在餐廳，喝着當鎮靜劑的威士忌酒，船長也恢復精神了。

「畢克的幽靈有什麼可怕？我相信畢克絕不會怨恨我們的。那個傢伙，一向是堂堂正正，不會暗中計算別人的人。怎麼可能故意嚇唬我們？假使，你們說什麼看到畢克的鬼魂……」

「船長，你自己還不是看到。」麥納一說，船長立刻不高興地瞪他一眼。

「別管我的事！我正在講你們的事，如果你們看到畢克，那只是你們的幻想罷了。把木星上的斑點看花了眼。嗯嗯！」

最後的嗯嗯！是因爲被坐在他身旁的杜得推了一把。這時，一臉蒼白的黛安走進了餐廳，有關鬼魂的事是不便讓黛安聽見的。

黛安一進來就看見躲在角落的我。

「斯巴克，你看到畢克了吧？嚇着了沒有？要我一定不怕。」

黛安的目光彷彿注視着遙遠的地方說：

「待一會兒，畢克還會出現的。我們再一起看好嗎？」我有些發抖地說：

「黛安，你何必這樣嚇唬我嘛。」

「我那裏嚇你，我是說真的。早在你們看到的約五小時前，我就從窗口看見畢克出現了。那時候，爸爸就在旁邊，不過我並沒有告訴他。」

船長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黛安，嚇唬自己的爸爸是很不應該的。」

「爸爸，那是眞的。爸爸問我：『這個字怎麼唸？』時，我沒有回答你就是因爲那時候，我正在忙着看木星上的畢克的影子。畢克先對我招招手，而且還跳舞哩！後來，畢克就像水中的影子，被投下石頭那樣，散開來消失了。他還一邊好像在作什麼手勢呢。爸爸，您怎麼啦？」

船長張大了嘴，過了好一會兒才斷斷續續地說：

「麥納，我走不動了，把我扶到我房裏。」

畢克的幽靈

把船長安頓在牀上後，麥納、黛安和我才大大地吁了一口氣，麥納轉動着眼珠子，好像洩漏什麼大祕密似地小聲說：

「我看，教堂的壁畫並不可靠。老實說，我心裏感到非常失望。」

「爲什麼呢？駕駛叔叔。」

黛安一面在船長上下起伏的大肚子上，蓋了毛毯，一面問麥納。

「那是因爲這個……我是說畢克的背上，並沒有長翅膀，而且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變。我在教堂的壁畫上看到的天使，都是模樣很好看而且背上長着翅膀的。」

「被畫在教堂的都是些德行高的天使，不過駕駛叔叔，你不用耽心，你很適合在天堂擔任守夜的工作哪！」

「黛安姑娘，我是替船長耽心的。如果船長在天國時，長了翅膀就可以像汽球那樣浮起來，那麼我就可以省許多麻煩。多聽幾次『麥納，我走不動了，你揹揹我。』就煩死了。」

突然，聽到船長沙啞的聲音說：

「天堂的事，等到了天堂再說還不晚。等一下如果畢克的幽靈再出現，我也替你仔細看看，到底有沒有長翅膀。」

我打開圓窗的蓋子等待着，圓窗正好對着木星。這時的土星號暫時停止航行，以便仔細觀察木星的一切。

當畢克再度出現木星上時，已約莫過了半小時之後。他的影子，像白色氣球的商標，浮顯在木星上。看來，的確沒有長翅膀。

「嘿！你看，畢克不是在跳舞嗎？或者是在體操哩。」

「說他跳舞嘛，又不像跳舞，說他體操嘛，又只顧揮手。」

「所謂跳舞的幽靈就是指畢克這種吧！」

「麥納！別吵！」

船長認真地說：

「斯巴克，你這個無線電見習生，還

沒有發覺嗎？那是摩斯電碼，畢克正在跟我們通信呢。我不懂，你快一點讀讀看！」

我緊張得心都要跳出來了。

「是、是。」

我開始讀：

「……要成功……注意……特別的方法……船尾朝向木星……立刻開始……慢慢退後……

……」

「哦！原來畢克想告訴我們，要成功必須用特別的方法。好極了。麥納。還不趕快去！

」

畢克教我們的事，一定不會錯，麥納像被追趕的老鼠，急急忙忙地跑回駕駛室。船長的指令通過擴音機響徹船內各角落：

「船尾朝向木星，慢慢地退向木星。」

在擴音機裏杜得飛行員慌張地說：

「船長，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問我為什麼，我自己也不曉得。你就照我的命令做就是了。」

我去駕駛室裏，把剛才所見到的情形講給杜得聽，杜得不安地說：

「退後就只有撞到木星了，畢克真的這樣通信過？」

杜得舔一舔乾燥的嘴唇：

「聽說死人很怕寂寞，尤其是一個人死在這麼大的太空裏。假使畢克是為了沒伴，斯巴克，你說怎麼辦？」

我也不知怎麼辦才好。土星號逐漸朝著木星，增加牠的速度。從窗子向外望去，已被一片乳白色的雲層包圍。我們彷彿變成中國古書上所寫的仙女；或者是騰雲駕霧的猴王齊天大聖。

土星號的速度越來越快了，杜得一把退後引擎關掉，改開前進引擎，但木星的引力還是不斷地把土星號漸漸地吸過去。遮住視線的雲已退去，木星的表面就在眼前，清晰可見。

我無法描述我們當時驚慌的程度，我只能告訴你，船長和麥納慌慌張張地衝進了駕駛室。杜得也驚慌失措地說：

「船長，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該如何駕駛才好。」

「我也不知道。這全是遵照畢克神的指示。我們一起來禱告吧，祈求畢克神，照顧我們，保佑我們。」

於是麥納立刻以嚴肅的表情禱告道。

「宇宙史上，無以類比的天才畢克神。在我第一次見到您時，看到您那奇怪的模樣，就曉得您絕不是凡人。我將尊敬您，崇拜您，把好吃的東西先獻給您後才吃。請畢克神保佑我們，拯救我們脫離危險。喂！杜得，你還不趕快祈禱？」

「來啦，來啦。畢克神，請救救我們。」

這時，洛克無線技士經過擴音機大聲喊叫起來：

「船、船長。有無線電，現在，我用擴音機把它轉播過去。……………接到無線電信號了。」

經過一陣雜音後，傳來一種細小的，彷彿是哭泣的聲音。

「請救救我吧！我在這一邊。絕不要關掉電波，請到我這邊來啊。現在，我在木星上面

大的一邊，跟土星號同一邊。我的手提雷達上，有土星號的影子。我肚子好餓，走都走不動啦……」

「哦！是畢克活着時的聲音啊！難道是我聽錯了？畢克恐怕還沒有升級到當神的程度。」

船長的臉，像在黑暗中突然點燃一萬燭光似地亮起來。

「低空巡迴飛行！」

擴音機大聲地響起。杜得和麥納也突然振作起來，並沒人抱怨剛才把畢克當着神這一回事。

開始尋找救生艇上裝備的無線電所發出的電波時，根據我的手錶是七時三十分。發現畢克時是八時四十二分。互相擁抱，約花了十分鐘。

這件事，總算告一段落，接下去來談談木星的情形和其他的事。

在木星上

諸位，你們以為圍繞着木星的雲層下，是怎樣的光景呢？每一本書上，往往只寫「不詳」或「可能是如此這般」，而從沒有確實的記載，是不是？

對於「何謂木星」，我也沒有完全記住。所以還是拿出參考書來看看。

當人類還沒有邁進太空時代時，留着山羊鬍子的天文學者，不斷地把望遠鏡，嚴肅的說：

「用望遠鏡觀察時，可以看到木星是紅色的。這是因為木星像太陽一樣正在燃燒的緣故。」

一八七五年，木星表面曾出現過一種「大赤點」，天文學者們得意地說：

「你看，還不是和我過去所講。木星是熱烘烘的，它的中心部份正在燃燒，噴出來的熔岩，就是紅色。」

後來，有關光的學問逐漸發達，於是發現木星所發出的光線中，含有一種強烈的葉綠素線。

「葉綠素是植物中所含的綠色物質。但是，由於木星太熱，以致植物也燃燒了。我們地球的海中，充塞着微生物，木星卻在大氣中充滿着微生物。這是發出來葉綠素線的原因。」

這個觀念，一直延續到一九二〇年左右，以後就改變為：

「木星的外圍是沼氣（甲烷）和阿摩尼亞的雲。雲的內層是氫氣，在下面有冰層，冰層下就是木星中心的岩石。」

現在，來談談我所見到的木星。

、它的地面爬滿許多植物。這些植物是靠木星的地熱生存的苔蘚之類。據畢克說，它們的葉子還蠻好吃的呢！

「肚子餓的時候，當然吃得津津有味了。水也有。遺憾的是沒有舒適的高級住宅。要住嘛，還是咱們的地球最好。」

那麼，出現在木星表面的畢克巨大的影子又是怎麼搞的呢？畢克這樣解釋。

「我坐在救生艇衝出土星號的時候，運氣還算不錯。我被留在木星的表面。

當時，木星剛好是夜晚。我扭開救生艇的燈光後，到外面看看，救生艇已在山腰撞壞了，根本就無法移動。忽然我看到半空中有一個巨大的黑影，真把我嚇壞了。再發現那只是自己的影子，我呆呆地站着，一直不敢移動半步。像電影放映機前的一隻蛾，變成一個巨大的影子出現在銀幕上一樣，我的影子也照在圍繞木星的雲層上。木星的大氣，可能會發生凸透

鏡的作用。」

然後，畢克就變成太空時代的魯濱遜，只靠救生艇上的雷達，等待太空船的救援。

「我一直相信，船長必定會找到我。我衷心地感激您。」

「那裏，我只是做我應做的事罷了。」

船長豪爽地張口哈哈地笑了幾下，忽然對杜得說：

「糟了！我把猶洛巴那釙鑛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現在一定早就被其他公司搶去釙的開採權了。不過，算了。不管多重要的資源，還不如一個人的生命來得重要。我會得意洋洋地返回地球的。只是畢克的墓碑必需弄壞，真有點可惜哩。爲了建墓碑，我捐了不少錢。可不要笑我吝嗇，其實，我覺得未免太可惜了。」

船長的大事業

自從畢克回來後約過了三個月。

「最近，船長的行動有點奇怪。」

「船長和公司裏的老闆們，小聲地商量些什麼，却從不告訴我們。」

土星號的工作人員之間，盛傳這類傳說。

有一天，在火星上的宇宙港時，船長和公司派駐火星的分公司經理，關在辦公室裏祕密地談了一小時後，帶着愉快地笑容走出來。

「祝你成功！船長。」

「謝謝你。等我大大地撈到一筆後，再請你吧，哈哈！」

宇宙港辦事處的人，把聽到的這些話告訴麥納。麥納告訴畢克，畢克再傳給杜得，不一會兒工夫，所有船上的人都曉得這件事。

這時，船長已挺着大肚皮，悠然地踱回土星號，還禁不住自顧自地竊笑着。

「裝貨開始！」

大家雖然早已聽到船長的命令，但仍然在甲板上裝着若無其事地注視夕陽。其實，我們還不是偷瞄那些堆積如山的貨物。

這些裝在嚴封的鉛箱裏的貨物，使我們猜不出究竟屬於什麼。船長還不時的在歡欣喜悅

地點數着。像「大大地撈一筆」這一類話，不應出自一個堂堂船長的嘴裏，倒是像走私船船長所講的話哩。

「嘿！這些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有一個船員，偷偷地問過搬貨的工人。

「不知道啊！」

工人這麼回答說，這些謎樣地貨物，終於一一裝進土星號的貨艙裏。只有船長，像正在欣賞只爲他一人表演的好節目似的滿意地瞇瞇笑。

麥納悄悄地對畢克耳語：

「據我看，那些貨物一定是爆炸物無疑。所以船長才不願讓我們知道。土星號是沒有輸送爆炸物許可證的船，你曉得嗎？因爲船裏沒有那種特殊的設備。可能是公司方面，近來很不景氣，想偷偷違反規定搬運爆炸物。船長一定是被老闆們以分利潤爲餌，被說服了，這是我的猜測，你們以爲怎樣？」

「嗯，大概不會錯。」畢克深沉地說。

「畢克，你認爲目的地是那裏？」

「我也不知道。船長並沒有講過。」

「所以說嘛，這麼一來，更使人懷疑。我看，目的地一定是土星衞星之一的愛貝司，因爲在愛貝司正在進行連接地下都市的大工程，現在正需要大量炸藥的。」

在旁靜聽的我，也大略知道這件事的概要。愛貝司是一個體積大於地球約一、六倍的星球。直到三年前，它仍被認爲只是一個毫無利用價值的大冰球而已。後來，經過國際宇宙開發隊的努力，終於發現在愛貝司的冰層下，隱藏着海棉狀的地層，許許多多洞窟，彎彎曲曲地穿過地下。

這些洞窟內非常暖和，適合人類居住。在洞壁上，顯露出各種貴重的礦物。於是礦山公司、冒險家們，紛紛移居到愛貝司星球上。

爲了開發這個星球，最主要的大工程就是開闢連接各洞窟的地下大道路，而輸送建設所需炸藥的輸送權，就掌握在曾經被捲入空胞中的世界公司手中。

太空法令規定，把任何一種物質，最先送到新開發的星球上的公司，就可得輸出這種物質的專利權，期限爲十三年。抓住炸藥輸出權的世界公司，乘機利用這種權利，將炸藥的價

格提高了三倍，以致開發公司再也無法忍受下去。

「價格未免漲得太高了。」埋怨之聲紛紛而起。

「沒有的事。在還不能確定愛貝司需不需要炸藥時，如果沒有我們的公司，不顧犧牲，輸送炸藥，你們的開發工作那裏會有今天的進展。價格高一點是應該的。」世界公司強辯着。

「這麼說來，在條件談妥以前，只好暫時購買了。」

「好嘛，不買就不買，我們也不賣。」

假使，在這雙方僵持期間，有人把炸藥偷偷送去那裏，一定是很賺錢的。爲了這個原因，船長很可能不顧法律，企圖走私炸藥的。

土星號已準備出發了。然而，船長的出發命令，却立刻把我們的所有猜測完全推翻了。

「出發！開往地球。」

土星號逐漸地上升，約過了三十分鐘後，火星已遠得看來像一個大球時，從擴音機裏傳來船長的聲音。

「變更目的地。土星號轉向愛貝司！」

終於來了！我們險些被船長瞞過？既然船長不顧法律，膽敢走私炸藥去愛貝司，那麼，我們不就變成共犯啦？但是我們中間，並沒有一個人願意參加這種犯法勾當的。

麥納氣沖沖地跑過走廊，看他那滿臉兇相，就曉得一定是找船長理論，接着杜得和威廉也奔過去。

在我剛探頭查看情形時，恰好看到畢克也從駕駛室裏，飄飄然地走出來。

「為了正義！」

畢克握緊拳頭，強硬地捶向屋頂幾次才走入船長室去。我只有躲在門外，沒有勇氣走進去看他們談判。

船長的祕密

「那麼，你承認只為了個人的利益，把土星號開往愛貝司，是嗎？」

麥納代表大家，嚴厲地詰問船長。

「是的。關於這趟工作，我已事先獲得公司方面的批准。因為我已超過五十了。在太空工作最需要的勇氣、忍耐和敏捷的動作，雖然，我自認還具備不亞於青年們的這些能力，但上司們並不肯承認這一點。我的船長生涯，可能在十年後、五年後、三年後，或者就在一年後，就得結束了。

公司的首腦人員對我說：『漢松船長，本公司對你這些年來的功勞，無以為報，剛好最近公司方面工作較少。火星——地球間的定期飛行，由其他的船員負責。我們決定把土星號供你使用半個月，准許你利用它去任何遊星做生意。』」

「那麼，在你做生意期間，我們只好做你的同謀啦？」

「同謀？麥納，你怎麼可以用這種難聽的字眼兒。你們仍然是土星號的船員，薪水還是由公司支付。」

「船長，我們並不打算不分船長的利益。只是希望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貨物的內容，究竟是些什麼？」

「哦，那裏面只是某種植物的種子而已。那是我絞盡腦汁，在我這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裏

想出來的輸出品。宇宙港有很多密探，我怕讓別公司知道了，如果他們先把同樣的貨物送到愛貝司的話，我不就完蛋了？我把所有的儲蓄都投資下去，買這麼多植物的種子，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賭博哩。」

船長說到這裏，不覺呵呵地怪笑幾聲接下去說：

「種子，種子，種子就是我退休後生活的種子。好啦，講完了，我要去餐廳，不要再打擾我啦。」

說完，船長不顧周圍的人，逕自的走出船長室。

用過晚飯後，在飯廳的一個角落裏，畢克、麥納、和杜得聚集在一起。畢克對我招一招手，示意要我過去。

「斯巴克，我告訴你，我們剛剛在商討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是爲了正義，你曉得嗎？今晚我們決定偷偷地溜進貨艙查看載貨的內容，有一件事需要你的協助。」

接着，麥納把藏在衣服下面的棍子，拿出來交給我說：

「斯巴克，我們這種不得已的行動，完全是爲了正義。我看，管貨員老早就跟船長串通

好了。我今天去貨艙刺探的時候，他一直對着我怪笑。我想他可能早就識破我的計劃了。所以現在只有你——斯巴克才能使管貨員不起疑心而讓你接近。你假裝跟他閒聊，然後乘機給他一棒！知道了嗎？」

杜得也叮嚀我：

「斯巴克，你下手的時候，可要記得瞄準，要打得不偏不倚，不慌不忙才好。昏倒了一小時後，能夠自動甦醒過來程度最恰當。不過，管貨員的頭確實硬得像石頭，你要打得稍微重些。」

儘管我推辭了十幾次，最後還是答應了他們。

「今晚十二時，別睡著了。」

麥納把手擱在我的肩膀上。我覺得自己彷彿已變成暗殺團的一員。如果沒有畢克參加，我才不會答應這種討厭的差事。

我躲在房裏，厭惡地注視着棍子。心裏只希望十二點鐘永遠不會來到。然而偏偏事與願違，十二時卻一下子就到了。

「嘿！斯巴克。」

麥納在門外輕輕地喊我，畢克和杜得也早在那裏。我們躡手躡足地走過昏暗的走廊。走下通往貨艙的梯子。在接近貨艙門口的轉角處，麥納停下來說：

「從這裏開始是斯巴克的任務，得好好地幹啊！」

「做這種事，難道對得起良心嗎？」

「當然，當然。趕快去吧！」

麥納輕輕地推我一把。我只好很不情願地把棍子藏在身後。走近管貨員室。

「哈尼先生，晚安！」

管貨的哈尼，把一雙大腳擱在桌上，正在怡然自得地用鼻子吹口琴。

「哦，原來是無線電的小蝌蚪。你是不是睡不着？我給你一樣好東西，你要趕快睡噢。剛剛在餐廳的時候，我多藏了一個福餅，把你的手伸出來。」

啊啊！對這樣的哈尼，我怎麼能下手呢！我只好把雙手伸出去。

「你這個傢伙，怎麼這樣貪心呀！誰叫你伸出雙手來的？客氣點，只伸出一隻，另一隻

要好好地握緊棍子，聽到沒有？」

我嚇得呼吸都幾乎停止了。

「你，你已經知道啦？」

「當然囉！你不曉得本老爺是天下有名的順風耳嗎？一點點小事才嚇不倒我。不過，我的任務是管貨員。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場，你將怎麼辦？在我眼睛雪亮的時候，絕不許任何人動手腳。所以乾脆吃你一棒。什麼事都不管最好。別忘了，要打得輕一點。」

「哈尼先生，我明白你的立場。請原諒我，據說是為了正義才這麼做的。」

「正義不正義，要請教我老爺才曉得。走廊的轉角處一定躲着姓麥的、姓畢的和姓杜的，正在等得不耐煩了吧。我寧願你動手也不要挨他們一棒。」

哈尼把背部轉向我，再繼續用鼻子吹起口琴來。然後，在我連棍子都還沒有舉起時，突然，「哦嗯！」地叫一聲，從椅子上小心地滾到地上。他輕輕地說：

「倒得太快了。時間配合得不太好。[illegible]是在我左邊的口袋裏，有花生米，拿一些去。」

在我剛拿到貨艙的鑰匙時，畢克他們已悄悄地走進來。艙門打開了，燈也亮了，在我們走近鉛箱剛準備打開它時，從門口那裏傳來聲音：

「爲了正義，也要告訴我箱裏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假使是吃的，可別忘了分一點給我，如果是炸藥，我可一點也不要。」原來，說話的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的管貨先生，他關心身邊的發展，實在再也無心假裝繼續拆倒了。

「砰！」的一聲。

扭斷封箱的鐵絲、打開箱子，我們迫不及待地探頭看看，不約而同地叫：

「種子！」

「種子！」

「不可能眞的是種子。」

「一定是裝幾箱種子瞞我們。炸藥可能藏在那裏。」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統統打開檢查看看！」

於是，畢克一個個打開箱子，麥克張開帳篷後，一箱箱地把箱裏的東西翻倒在帆布上。最後統統檢查過了，除了種子以外，就是種子，那裏還有什麼炸藥的影子。

究竟是什麼種子呢？把從貨艙裏撿回的三顆種子，放在畢克的桌上，我們留着它看來看去，還是無法猜出來。

「賣蔬菜的權利，早就被別的公司拿去了，船長難道想向愛貝司的居民推廣家庭菜圃？」畢克意氣消沉地說。

所幸載貨並不是炸藥，但船長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被准許任意使用十星號，並且傾其所有，絞盡腦汁想到的生意，卻是賣家庭菜圃的種子。

「我真替船長難過，他以爲自己的計劃多巧妙，還煞有介事地神祕一番，其實？跟我們商量的話，可能想出更恰當的貨物哩。」

麥納很感遺憾似的說。杜得也點點頭表示同感。

「就是說嘛！船長也真是一個好好先生，他還以爲賣菜種子可以發大財哩。」

「不過，也還不能確定那些到底是不是菜種子呀？」

畢克小心地撿起三顆種子，拿手帕把它包起來。

「我拿去速成栽培一下就可分曉了。用水耕法——那是兩百年前就有的方法。在水槽中

，加入成長所必須的化學養分，用人工方法使植物成長的。」

麥納打一個大哈欠。

「喂！我要去補睡一下了。有關植物學的知識，我只有幼稚園的程度，不但幫不上你的忙，恐怕還會越幫越忙哩。杜得，你也跟我差不多吧？」

「嗯，我也好不到那裏去。」

於是，麥納和杜得，相繼回到自己的房裏，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那裏。

「畢克，我想再過七十二小時就會到達愛貝司，儘管你用的是人工速成法栽培，還是會來不及的。」

「你不曉得，我最近在最新的科學雜誌上，讀到有關以人工光線促進植物成長的研究報告。你肯不肯幫我把紫外線燈，抬到空的船室裏去？然後再把水槽和維生素B……，你就在那裏啃花生米好了。對了，你給我一些花生米。」

「實驗也用得着花生米嗎？」

「不，我要吃呀！」

可怕的敵手

翌日早晨，我起來得很晚。在工作告一段落時，我匆匆趕到植物實驗室，只見整個室內充滿紫色的光線。

放在室中央的紫外線，正放射紫色的光芒，連站在燈旁的畢克也是一身紫色，他正忙着注視紫色的水槽。

「斯巴克，昨晚真謝謝你，情況很順利。我一晚沒睡，造成這個照射器具，這已不是紫外線燈，重要的是它能射出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光，紫色只是副產品而已。我說明給你聽好嗎？」

「不，謝謝。昨晚沒睡好，頭暈得很。」

我趕快從那裏溜出來。

船長載貨的，不是火藥而是植物種子，這件事在中午之前，已傳遍了整個船內。在走廊來往的船員們都互相戲笑着說：

「嘿！豌豆、蕃茄、馬鈴薯，你要種子嗎？」

「有人在嗎？我是賣種子的，這些都是最優秀的好種子，便宜賣給你怎樣？」

中午，在餐廳吃飯的時候，大家吃吃地笑着偷看船長的表情。船長嚴肅地喝着他的湯。

當他過了好一會兒，才發覺周圍的視線時，大家反而突然靜下來，心中不期而然地對船長抱着無限地同情。

話說另一方面，在植物實驗室的畢克，已開始用蒸氣增加室內的溫度。由於溫度很高，連畢克也無法再呆在裏面，於是暫時逃回自己房裏，等待那些種子，究竟將變成黃瓜苗還是冬瓜苗。

兩天後。

「爆炸啦！」

「小心被炸啊！」

這個叫聲彼起此落，我想，糟啦，原來那些種子還是特製的炸藥哩！於是急忙氣喘吁吁地跑到畢克的房裏。

是真的爆炸啦！只是爆炸的不是炸藥而是我們的老船長而已。

「畢克！聽說你偷偷地在船內栽培植物是真的嗎？你這是為什麼？那兒來的種子？」

「因為船長不坦白地告訴我們。為了保護我們自己，有時候不得不做您所不贊同的事。船上所載的貨究竟是什麼？是不是危險的炸藥？雖然船長對我說是菜種子，我還是無法相信，船長一生中最大的賭注怎麼可能是那些種子？」畢克理直氣壯地說。

「不相信的人就隨他不相信好了。本來我就怕你們不信，才不想告訴你們實相的。我一說，還不是被你們嘲笑而已。」

沉默片刻後，畢克溫和地說：

「我瞭解船長的感覺，不管船長費了九虎二牛之力，想出來的是什麼，我絕不會笑。雖然船長有點怪脾氣，我還是很尊重您的。」

「哇哈！哈！哈！嘿！畢克，被人家誇獎總是很舒服的，好像在聽催眠曲哩。」

船長已轉怒為笑，而且似乎很難為情地說：

「哪，畢克，不要笑我，我現在偷偷告訴你，那些究竟是什麼種子，那是玫瑰花的種子

呀！」

「船長，想得不錯。可是，跟黃瓜或蕃茄這一類比較……，玫瑰花畢竟是不能吃的。」

「當然我也沒有吃過玫瑰花。但是，畢克，我是這麼推想的。因為去愛貝司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移民也不斷地增加。而這些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從早到晚辛勤地勞動；肚子一餓，就隨便拿點食物塞滿肚子；疲累了，就睡在洞窟中簡陋的木屋裏而已。工具、器材已樣樣齊全，食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並不缺乏，這時候，他們盼望的是些什麼？他們迫切需要的，不外乎精神上的慰藉罷了。這就是我裝運玫瑰種子的主要原因。我要供給這些人美麗的色彩，芬芳的花香，使見到的人感到無限安慰！人們將把這些種子，小心翼翼地種在自己的院子裏，看它發芽、茁壯，然後快樂地等待它開出絢爛的花朵。我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決定推廣玫瑰花的。」

船長彷彿已看到那美麗的遠景，快樂地閉起眼睛，陶醉在自己的夢境裏。過了一會兒，才突然回到現實，搓著雙手，放低聲音問：

「畢克，你看這些玫瑰種子賣得了嗎？如果賣不掉……，我把我的全財產，孤注一擲了

。」

「船長，我本來以為不容易賣掉的，不過，在我聽完您的說明後，又覺得一定可以很快地把它賣完。船長，您儘管放心，不會有問題的。根據太空法律，您可以獨占賣玫瑰種子的權利。」

「畢克，謝謝你鼓勵我！咦？好像有人在門外偷聽，喂！是誰？哦，原來是斯巴克，被你聽到我的祕密啦？你可不能告訴其他的人喲。不然他們會嘲笑我，說我是賣花女郎哩！」

我對船長發誓我絕對不洩露他的祕密。

「我選的是露莎種的玫瑰。是一種最上等的大紅玫瑰。」船長很滿足地走出畢克的房間。

就在這時，洛克技士利用擴音機找我：

「斯巴克，你到那裏去了？剛才收到加里得四號打來的一道奇怪的密碼，你回來幫我讀一下好嗎？」

「是，我馬上回去。」

當我跑回無線電室時，洛克技士正在忙着翻閱密碼表。我幫他把密碼翻出來，那是這樣寫的。

「嗨！洛克，現在你們的破船離愛貝司有多遠？」

洛克也打暗號回他。

「湯姆老前輩，你怎麼知道十星號的目的地是愛貝司？」

「方法多的是，現在沒有工夫向你說明。」

「我們還需要十二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

「最好把它縮短為十小時。剛才收到情報，據說可史米公司所屬的詹米號，也載着跟你們完全相同的貨箱，飛往愛貝司。載貨內容不詳，不過還是盡量小心為妙！以後見！」

我立刻把這消息告知船長和畢克，十星號的雷達，已開始搜尋詹米號的所在。這件事，使船長感到很恐慌。對方的載貨內容不明，更加使他坐立不安，何況推算的結果兩艘太空船還很可能同時到達愛貝司。

船長的眼淚

為了爭取時間，畢克代替杜得駕駛土星號。自從土星號裝上加速器後，其他的公司也爭相仿傚。太空航行界因而更加迅速地發展，但是目前這種競爭的場合，對土星號來說，是一件很不利的事。

土星號的加速器就在不超過光速的限制內，被打開了一會兒，又立刻關上，把船速改回原來的速度。

愛貝司新礦區的人們，一定嚇壞了。怎麼剎那間有太空船從天而降？

然而，我們自己也不禁嚇了一跳，因為在離土星號不到四百公尺的地方，我們看到可史米公司的貨船詹米號，正在從容地準備降落。

「快，別輸給它。」

土星號的降落用噴射引擎也開始噴火，地面很快地逼近了。

「杜得，換班！你趕快來駕駛。」

不知為什麼，畢克慌慌張張地衝出去。

「斯巴克，快來幫忙，糟啦！」

我莫名其妙地跟在畢克身後奔跑。畢克趕到植物實驗室，急忙跑入室內。

「哇！糟啦。變成玫瑰妖怪了。我完全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了。」

畢克和我幾乎被室內的情形嚇呆了，在朦朧的水蒸氣中，反映着紫色的光芒，一種粗壯的樹幹，像大章魚的腳，爬滿了整個室內。

葉子大得像打棒球用的皮手套。這巨大的怪植物，還散發一種令人頭暈的強烈香味。這個怪物，難道就是玫瑰花嗎？看那帶刺的樹幹，又不得不承認它就是船長的露莎玫瑰無疑。

「奇怪？照射燈不能製造這種怪物的啊？」

畢克忙着關掉蒸氣，改開冷氣，顧不得那些巨大的玫瑰花刺，刺痛他的身體。

「奇怪？奇怪？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宇宙線。是種子受到強烈宇宙線的照射，啊！糟了！我們當時不應該打開鉛箱的。」

雖然，在紫色的光線中看不清楚，剎那間，畢克的臉色好像蒼白了許多。他撥開樹幹，

不顧衣服被刺割破許多裂口，他忙着鑽進根部，彷彿尋找些什麼，忽然發出高興的叫聲：

「斯巴克，你看！這裏長了一朵沒受到宇宙線影響的玫瑰花！」

畢克以顫抖的手，高舉一朵小巧的蓓蕾。

這一朵花並沒有感染到宇宙線，是一朵完整的地球上的玫瑰花。

畢克把它小心地放入信封，自言自語地說：

「開在太空的大紅玫瑰！船長在愛貝司推廣玫瑰花的計劃，可能很成功哩。大氣將使宇宙線減弱，

只要把種子藏在密封的鉛箱裏不要暴露就不成問題了。看來船長還是蠻聰明的嘛。」

我們又急忙趕回駕駛室。

這時，兩艘太空船已幾乎同時降落，是誰先誰後，只能根據攝影來判斷了。船一停妥，漢松船長就一面大嚷一面從氣閘口衝出來，而對方詹米號的船長也邊嚷邊跑出來。

漢松船長大叫：

「土星號船長，載運花種降落，還是我們先到。」

然而，詹米也不服氣地嚷：

「是我們先到。土星號快給我滾開！」

不久，愛貝司行政廳的代表來到船裏，交給雙方各一份相同的文件。上面寫着：

「根據行政廳公平的判斷，認這兩船同時降落；並據雙方所提出的書面報告，兩船的載貨內容也相同。因此，將依所載貨物之優劣來決定輸出許可的給與。請立即派員至行政廳。」

二十分鐘後，漢松船長、畢克一等飛行員和我，一行三人已坐在行政廳的會議室裏。我們和詹米號的代表們，相互睥睨着。我恨不得能夠從桌子下面爬過去，在詹米號船長那淺褐色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愛貝司的長官，拉拉貝先生，平靜地說：

「歡迎各位，來到這新殖民地。現在，開始討論問題，請問土星號所載的貨物是？」

「我們的貨物是花種子。」漢松船長睨着詹米船長說。

「好。那麼，請問詹米號的貨物是……」

「我們的也是花種子。」詹米號船長不屑地看着我們說。

拉拉貝先生不覺撫着下巴沉思起來。

「……這麼一來，更不容易判定了。能不能把花的種類，詳細地說明一下。」

「我們帶來的是玫瑰花，最上等的玫瑰花，美麗芬芳的露莎種和其他等十八種。」

「好的。那麼詹米號呢？」

「咱們的除了玫瑰花之外，還有金蓮花，扶桑，康乃馨等等應有盡有，咱們這邊的種子種類很多，當然比較方便。」

「是的，這一點，對詹米號方面較有利。」

「沒有這回事。我們土星號的特選玫瑰種子並不是加上贈品、優待才能賣出去的貨色。我這一些種子，是從地球先移植到火星，已把它改良成能夠適應地球之外的各種氣候變化，才拿來這裏的。」

「嗯，這一點土星號較有利。」

拉拉貝先生點點頭說。這時，詹米號船長卻得意地笑一笑，拿出一本漂亮的五彩照片集遞給他說：

「咱們不願意多費口舌，請看看這些樣品的照片。」

那是由第一流攝影家拍攝並加印花香的宣傳册子，這可說是很聰明的一招。

漢松船長急得滿頭大汗，一時想不出對抗的方法：

「我才不會花大錢去搞這種無用的東西。事實上，要搞也沒有那種閒錢。我不過為了我一生中只此一次的大事業，選擇最優秀的種子……」

這時，畢克打斷了船長的談話，對拉拉貝先生說：

「拉拉貝先生，照片總是照片。對方拿照片出來，那麼我們就拿實物跟他對抗。我準備好，在太空旅行途中，速成栽培的露莎玫瑰的蓓蕾，請你過目。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這就是……」

畢克伸手從口袋裏掏出信封，得意地向裏面瞧一瞧，突然變了臉色。

漢松船長還不明究理，興奮雀躍地說：

「畢克，幹得好！你眞是我最親愛的朋友，無論何時，你的設想最週到，趕快拿給拉拉貝先生看看！這是眞正的，如假包換的玫瑰蓓蕾。那些照片，乾脆把它餵給山羊吃算了。」

然而，畢克不但沒有把它拿出來，還把信封口合起來，吞下一口口水才說：

「不行哪，船長，我們還是算了，我們的種子，因為被我和麥納打開鉛箱，早就曝露在宇宙線裏，使它發生特殊變化。一種下這些種子，將會長出章魚般的玫瑰怪花。船長，你還是想開一點。我們就讓詹米號一次吧。各位，再會！」

漢松船長連滾帶爬地追上畢克，就在行政廳門口的臺階上，緊緊揪住畢克的褲管，跌坐在那裏。大顆的眼淚順着滿是皺紋的面頰滾滾而下。

「我已經站不起來啦，我……我……連黛安的儲蓄也統統拿出來買了這些種子……」

「我知道。」畢克帶着微笑沉着地說。

「船長，請您看看這信封裏的東西吧。」

船長和我馬上探頭看看信封裏面，那是一朵綠色透明，玲瓏悅目的玫瑰蓓蕾，正在那裏

含苞待放！

「這是綠色玫瑰。人類多年苦心研究而仍然無法栽培出來的綠色玫瑰，卻被我們偶然種出來了。這是幾世紀以來玫瑰的愛好者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綠色玫瑰！植物學者們花費數以萬計的金錢和無數的光陰，結果還是失敗了，最先把綠玫瑰送到市場的人，無疑的，將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富翁哩。」

「啊！」

船長的下巴好像掉了。畢克繼續說：

「把這朵蓓蕾帶回地球，就以船長的名字登記，我們要在地球上推廣綠玫瑰。」

「啊哇哇！」

船長緊緊握住畢克的手，嘴裏不知說些什麼。

我雀躍地問：

「在實驗室裏的時候，我們怎麼看不出它是綠玫瑰呢？」

「當然看不出來。在紫色的照射燈下，不管什麼顏色只能分辨出黑、白兩色而已。」

現在，船長的聲音總算恢復過來了。

「我退休後，就來賣花，經營綠玫瑰花園。好不好？」

× × × ×

明年出版的世界玫瑰花名冊上，將有一段如下的文章。（這是我自己的構想。）

自從紀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在希臘文明的中心點，克里特島上，將花的女王——玫瑰畫成壁畫以來，人們開始夢想、憧憬。從未見過的綠玫瑰，然而時至二十二世紀的今天，不知費盡了多少植物學家們的心血，仍然無法把它栽培出來。

現在，這種幻想中的綠玫瑰卻由玫瑰研究者以外的人栽培成功，可說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栽培者登記為「土星號船長及船員一同」。詳細地說，應該是漢俠船長和一等飛行員畢克的共同作品，或者說，除了主要的畢克以外，還有一個名叫斯巴克的少年協助而成功的。

（——如果替我這麼寫多好。）

筆者曾參觀過船長的千金優安小姐所栽培的玫瑰花園。[illegible]芬芳[illegible]的玫瑰。的確是[illegible]

不勝收，令人不覺心曠神怡。據說，綠玫瑰將命名爲黛安·漢松；但漢松船長本人卻希望把他定名爲黛安·畢克。在不久的將來，無疑的這種新種的綠玫瑰將普及到全世界各角落而爲人們所共同欣賞和喜愛。

你看，我寫得蠻不錯吧！請各位讀者多多注意玫瑰花名冊的出版才好。

飛鷹商標

有關綠玫瑰的栽培事宜，就交給黛安姑娘全權辦理，我還得談談三個月後所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爲了多增加一層瞭解，我先把一段有關的剪報抄錄在這裏：

太空強盜海古，移送法院處理。

前因太空貨物船土星號的協助而捕獲的強盜海古和其同黨，雖經當局嚴格地詢問，仍不肯供出其根據地。當局只得放棄繼續追究，已決定將這一夥人，移送法辦。對於海古及供給其他所有強盜基地的幕後主持人，及其基地所在地，無法使海古吐實，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在海古一夥人被移送法院後的一個下午，我們的土星號正停在長·愛爾蘭宇宙港等待下一個航行命令。

「喂！有兩個可疑的人來啦！」

正在吹口琴的哈尼，停下來用下巴比一比外面。這兩個穿着白色罩衫，一臉陰沉的傢伙，一走近土星號就用一種傲慢的口氣說：

「土星號的船長以及船員，統統在辦公室集合，要健康檢查。」

這時，突然有人打開土星號的窗戶，大聲吼道：

「窮叫什麼？你們這些蒙古大夫，還不是跟和尙們勾結的，對別人講話，可要客氣一點。」

並不是船長的聲音，這使我稍微放下了心，穿白衣的男人歪着嘴，很不高興地說：

「我們是政府的官員，不是醫生。你究竟是誰？」

「我是畢克，政府的官員就非要擺架子不可啊？」

原來，毫不客氣，信口罵人的，不是別人，原來是畢克飛行員的叔叔，畢克總經理。白

衣的男人們，像鬧彆扭的小姐，終於噘起嘴走開了。

我們去辦公室，很快地做完健康檢查。拖拖拉拉地留到最後一名的就是漢崧船長，只聽他喃喃地自語：

「我一旦接受健康檢查就完蛋了。最後一定被宣佈：『你已到該下船的年齡了。』」

我們回上星號後已經很久，仍然不見船長回來。於是大家議論紛紛，心裏感到極大的不安，連哈尼吹奏的口琴聲也使人聽來怜寂寞的。

再過了一會兒，船長終於邁着沉重的腳步回來了。

「斯巴克，你通知全員在船長室集合。」

我在擴音機播出後，大家紛紛趕到了。

「船長，是健康檢查的結果不好嗎？」

麥納緊張地問，船長卻得意地笑着說：

「不是我喜歡吹牛。其實從我唸小學開始，就是瞞健康檢查的能手哩。到目前爲止，這個特技還是棒得很，檢查是老早就混過去了。只是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船長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再說：

「我剛好脫衣服時，見到從前認識的警察局長正好走進辦公室來，我乘機叫住他：

『喲！局長，你也來健康檢查嗎？』

局長說：

『哦！船長，我剛好在找你。有一件很複雜的事，想跟你談談，怎麼樣？你健康檢查的結果怎樣？』

『健康得很哩！我的身體，簡直年輕得像二十五歲的青年嘛。對啦！應該是快聽聽你要跟我談些什麼。』

我匆匆忙忙地同局長走到另一個無人的房間。

這件事要追溯到一百年以前。在二〇一六年時，曾發現一顆小遊星，將它命名爲愛理斯。這一小遊星是由火星與木星間的一遊星爆炸碎片形成的，直徑僅有一百公里左右。由於現代科學發達，在這小遊星上，人類雖勉強可以居住，但因爲除了氣候惡劣、缺乏產物、大氣稀薄等不利的條件之外，它又是一個全是岩石的地方，因此，沒有人願意移居到這個小遊星

上去。

後來，有一個名叫史太納，性格乖僻頑固的人對它發生興趣。於是，向政府申請在愛理斯設製片廠專拍科學幻想影片。當時的世界聯邦政府認為既然他肯利用這個沒有多大利用價值的愛理斯，也就准其所請，並任他為當地的州長。

史太納從此移居愛理斯，專心拍攝宇宙神怪影片。在約拍第二十部影片時，有一天，因為發生意外事件，使史太納客死在這顆荒涼的遊星上。他的兒子小史太納仍繼續留在愛理斯，默默地從事開發愛理斯的工作。直到用盡所有的資金，孤寂地死去。據說，在他臨死之前曾留下遺言：

「在我獨力奮鬥時，政府並不曾給我絲毫援助，而眼看我困苦地死去，既然政府做得這麼絕情我們也應該還報……。」

目前住在愛理斯的是史太納的第三代。他們過着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

「局長對我說，當他訊問海古的時候，曾注意到一件小事，那就是海古的一句口頭禪「你們這些臭警察，還不知飛鷹標記的厲害」，起先我們以為是海古自認自己在太空中，像飛

鷹一般地兇猛，而沒有加於特別地注意。直到有一天，看到電視中放映的舊電視長片，片名為「妖魔，飛鷹標記的復仇」，由史太納導演、製作、攝影，並且由愛理斯電影製片場所提供。這時局長立刻翻開百科辭典查看的結果，發現史太納的家徽就是飛鷹。他馬上打太空電話找史太納三世。局長故意對他試探：「請問你們家是以飛鷹做家徽的嗎？最近，地球上有人出售一種有飛鷹商標的肥皂，是不是你們製造的？」

然而，史太納三世的回答是：

「我才不會做什麼生意，誰敢使用我家的家徽，假使被我發現，就要讓他知道飛鷹標記的厲害。」

你看，這不是很可疑嗎？平常部下總是不知不覺地學頭目的口氣。假如史太納是頭目而海古是部下，那麼……。」

「不好了！剛才那兩個穿白色罩衫的，又一起來啦！一定是發現我溜掉健康檢查，趕來捉我，要我辭掉船長的職務的。快！快出發。我有局長的特別命令，有充分的理由出發。目的地是愛理斯。畢克，快！還猶豫什麼。」

畢克衝進駕駛室，不到一分鐘的工夫，土星號已飛上空中了。只見下面那兩個內衣的男人，恨恨地搥胸頓足，就像螞蟻在那裏不停地舞踏着。

出發後不久，土星號接到一連串來電，其中有一件是來自健康管理局的。

「土星號全體人員健康檢查的結果如下：健康有異狀者：

實習生斯巴克——扁平足，須穿矯正鞋。

威爾遜．麥納——營養過多，運動不足，要減食。

哈尼——胃擴大。

顏大皮——三顆蛀牙，須治療。

普拉達——缺少維他命C」

最後更有一件驚人的消息說：

「根據醫師的意見，土星號上有一個必須絕對禁止太空旅行的人物，因心臟病相當嚴重，情況很危險。此人名為畢克。」

湖畔的秘密

畢克，將被禁止太空旅行！這消息使船長感到非常失望。

「畢克！我們最優秀的飛行員！光榮的土星號從此完了，近半年來，土星號曾立下許多功績。那不是我的功勞，而完全是畢克的建樹。畢克！我最倚重的畢克卻要離開土星號了。如果可以的話，我真希望把我的心臟換給他。當然我的心臟一定很強壯，它是支持我這身巨軀的引擎啊！」

船長把健康檢查報告的通知單，揉成一團後把它塞在口袋裏：

「洛克，斯巴克。知道這件事的，僅有我們三個人。我們暫時不要告訴畢克，等我有機會再告訴他。」

直到土星號已在愛理斯上空盤旋，船長仍然沒有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畢克。船長沉默地走進無線電室來，命令我打開電視映像機，打開開關，很像電視機的十四吋銀幕立刻亮起，船長調整旋鈕後開始說：

「愛理斯獨立州州長，史太納三世，我是土星號船長漢松，有事商談，請出來一見。」

光亮的銀幕閃爍幾下，出現了一個滿臉鬍鬚的人，粗得像毛毛蟲似的眉毛，像忍受着苦藥的嘴巴，逼人的眼光，這就是史太納三世本人。

「什麼事？船長。」

「我想得到降落的許可，我們是根據太空法律第六到九條的規定，爲了資源調查而來的開發隊。」

爲開發新資源，太空中任何地域的負責人，都有給與援助的責任。然而史太納却只顧用嘲笑的語氣說：

「難道你們不曉得，過去來我這裏做資源調查的，只有大感失望，咒罵而歸的嗎？船長，我勸你還是別浪費時間了，愛理斯並沒有自然資源，也不要移民。我看你還是去別處打一轉算啦。」

「你雖然這麼說，不去調查怎麼曉得呢？而且，我早知道那裏一定有某種資源。」

「資源？愛理斯到處只有火成岩，一片荒涼而已。那裏會有什麼資源？石頭不可能算是

資源吧？到處只是石頭，大大小小的石頭而已。」

「對啦，我們需要的就是石頭，我們就是爲了調查石頭而來的。」

「石頭？你的頭腦沒有問題嗎？哼！我明白了。不久之前，警察局長曾打來電話，說些什麼飛鷹標記的肥皂怎麼樣，盡說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原來你們是稅捐處派來的密探？認爲我在製造肥皂而不報稅，特意派來調查的。我說沒有就是沒有，石頭裏那裏會有肥皂？」

「我們不是來調查逃稅的，我指的是浮石。有火成岩就有浮石。你儘管放心，我們只是來調查浮石的資源而已。」

我眞佩服船長的機警和磨菇的技巧。史太納只好苦笑着說：

「你們這些稅捐處派來的奸細！好吧。既然你們堅持是來資源調查的，我也不能把你們趕回去。就准於在愛理斯停留十天，但絕不許延長。假使有什麼不安份的行爲，可別怪我飛鷹標記手下不留情噢！」

史太納這個老山賊，不！就像強盜大頭目的臉，從銀幕上消失了，我到現階段爲止只能說他「像」強盜大頭目。因爲土星號此行的目的就是祕密調查強盜根，據地的所在。

愛理斯遊星上，正如史太納所說，只見錯節般高聳的大岩石，散沙和石塊，一片淒涼的景色而已。我們不能脫掉太空衣，仍然穿着笨重的吸鞋在那裏集結。據說，由於經常離不開吸鞋，史太納的一雙腳已患了嚴重的香港腳。

當我拿着光線鎗在營地前站崗戒備的時候，有一個帶着一個黑眼罩，穿一身十六世紀時流行的服裝的男人走進來。

「止步，有什麼事？」

我把光線鎗對着他喝道。這個人用一雙賊眼，

不客氣地上下打量我後開口說：

「小子，你在這裏站崗啊？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我是和平的使者，你們可別到處亂闖喔，不然對你們沒有好處的。」然後問我說：

「有什麼好吃的沒有？」

我給他一塊口香糖，他把口香糖放進太空頭盔的食物投入口後說：

「你是一個好傢伙，我悄悄的告訴你，記住，絕不要靠近，列克』。」

說完，自顧自地聳着肩膀走了。

他所說的『列克』是什麼意思呢？這個英文字，一般的解釋是——放蕩不務正業者。那麼，難道他的意思是要我不要靠近像他自己這種人嗎？我越想越覺得可笑，然而無論芝麻大的小事，站岡的人都有向船長報告的責任。我回頭走進帳篷中，船長和所有的人，正在商議之中。

「愛理斯雖小，以我們僅僅十五人的力量，要找出強盜的根據地，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想一定是把它藏在地下，使外來的人不容易發現；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

「辦法是有。」畢克舉手說：

「不管是否有浮石，只要隨便找一點資源，就可以保護資源或確保發掘權利爲藉口，公開請派警察隊來這裏。既然已發現資源，史太納也不得不答應延長滯留的期限。」

大家都覺得畢克這個辦法很不錯。於是，我們即日起展開一連串的探鑛工作。先找一個地形平坦，適合展開工作的地方，把器材搬到那裏。然後，除去岩屑，看到下面的一層玄武岩，我們希望在這一層玄武岩下，找到浮石。

然而，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花了整整三天時間，除去上面的岩屑。露出來的却是一層粘板岩。

畢克拿起岩塊注視了一會兒說：

「船長，這種粘板岩下恐怕沒有浮石。」

「我除了曉得剩下的日子不多之外，完全一竅不通。畢克，你在帳篷裏多休息休息，盡量不要動身體。」

「爲什麼呢？我並沒有不舒服嘛。」

「不，我並沒有說你身體不好，只是要你休息一下而已。」船長瞞過畢克後，大聲命令其他的人。

「原子能馬達抬出來，從這邊，把整個愛理斯遊星打穿到那一面，難道還怕找不到什麼嗎？」

「船長，這樣做是毫無用處的。」

畢克一面翻着我的鑛物教科書說：

「浮石是熔岩在還沒有冷却時，遇到空氣混合而成的，粘板岩卽由沉澱形成的堆積物。所以從這個地方，絕不可能找出浮石來，讓我們另外換過地方試試看吧！」

我們這三天來的辛勤工作，算是白費了。只好悻悻然收拾器材，再用低空飛行的方法，尋找適當的地點。

傷心的畢克

「嘿！下面有一個湖，像地球上的湖。好極啦！」我大聲地叫起來，眞想舉雙手叫萬歲哩。那只是一個直徑約五百公尺，滿是黑水的小湖而已，比起地球上的那些清澈的湖、潭，當然算不了什麼。然而，和地球最相似的火星上都不見半個湖時，能在愛理斯發現它，無疑地使大家感到十分興奮。

畢克茫然地說：

「奇怪！怎麼可能有湖呢？在這小遊星上不可能自然積水的。」

「在應該沒有的地方，旣然有了，不管它是假的或是人工湖，反正有總比沒有好。大概

史太納這個人，還懂得欣賞哩！我們雖然不是來欣賞風景的，旣然隨便挖那裏都一樣，就停在這裏欣賞算了。」

到這時候，我突然想起，那個强盜模樣的人所說的話：

「記住，不要靠近列克。」

我本來以爲列克是無用的傢伙的意思，但我現在才發覺它的另一個意義——湖，他當時一定是警告我，「不要靠近湖邊」。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船長，但是船長却說：

「越是說不要靠近，就越要靠近，這是人之常情。危險是難免的，如果怕危險，當初還敢坐土星號？好！準備降落！」

土星號就在湖畔找一個較平坦的地方降落了。船長招畢克來說：

「我不希望你太勞動，理由等以後再告訴你，反正你只要好好保持安靜，多休息就是了。假使你再不聽我的話，就硬把你綑起來丟進帳篷裏。你嘛，就當總司令指揮我們好了。」

「船長旣然這麼說，我也只好遵命了。那麼，先開始搭一個鑽孔機用的架子吧。」

「唔唔！要我來呀？嘿，沒辦法，只好開始囉。不過，畢克，笨重辛苦的工作還是盡量找麥納那種強壯的人來擔任啊！」

大家服從畢克的命令，立刻展開鑽試的工作。整整兩天的時間，我們不停地做着。有時，畢克命令暫停，然後拉上鑽孔機的尖端仔細地研究上面的岩屑。

第三天，工作仍然繼續下去。然而在中午剛過的時候：

「你，你們這些傢伙在搞什麼鬼？」

突然聽到一陣警報似地大叫聲，十來個身穿着太空服的彪形大漢，從湖畔四周的山崗上奔跑過來。其中有幾個人還合力擡一架擴音機，小心翼翼地靠攏來，看來是企圖以巨大的聲響來嚇唬我們吧。

「我是總司令官，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

畢克挺起瘦得像洗衣板似地胸膛神氣地說。

來人中有一個彎腿的人，慢慢地走出來，故意伸出他的頭，好像要人看清他的臉孔似的。

「本人就是史太納三世。你們爲什麼改變挖掘的地點？」

「那個地方不行，經過特別試驗器調查的結果，好像這一邊很可疑，就決定試挖看看。」

「夠了、夠了！說什麼可疑不可疑，這裏是愛理斯公園，趕快到別處去。即時停止你們的工作，這裏絕不可能有什麼資源的。否則我們早已找到啦！如果再不停止的話，我就把你們統統抓起來，一個也不剩。」

旁邊有人說：

「對！這些傢伙反正不能讓他活着回去。敢在我們這些重要的地方隨便挖來挖去。」

畢克故意輕鬆地說：

「我們換個地方總可以吧？何必擺出那麼難看的臉來？這種倒霉的遊星，我們也不想多逗留哩。喂！停止馬達。」

鑽孔機的馬達停止了。史太納一夥人，狠狠地瞪着我們一眼，終於帶着冷笑走開了。

畢克悠閒地注視着鑽孔機的尖端，然後舉起手做手勢：

「麥納，[illegible]馬達。我們發現資源了。哈克通訊員，馬上把保護資源的警察隊招來！」

「畢克，究竟找到了什麼？金、銀、還是鈾礦？」船長像小孩似地高興地拍着雙手問。畢克笑瞇瞇地回答：

「船長，是麵粉。」

「混帳，這樣緊要的時候，還開什麼玩笑。地下那裏會有麵粉。」

「麵粉就是麵粉嘛。我有當廚師的經驗，絕不會弄錯。喂！史洛，你看這是不是麵粉？沒錯吧！——你看，我們一定是鑽到敵人的地下貯藏庫了。」

半小時後，一部沒有車輪，載着大擴音機的小型汽車，從山丘上向我們很快地滑過來，車上

坐的是史太納。他手上揮動着一張紙條，怒氣沖沖地對畢克大嚷：

「你們剛剛打過密碼招呼警察是不是？在這裏絕不可能找到資源，卻叫警察來保[illegible]。你們[illegible]在[illegible]什麼呢？」

「喂，喂！何必這麼大聲嚷。」[illegible]從旁插嘴說：

「總司令官有病，我來跟你談好啦！」

「哼，當然是頭腦有毛病。給我馬上發電訊，叫警察隊不必來。」

「可惜總司令的頭腦不但很健康，還比你轉得快哩。畢克總司令只是心臟不大好，不相信你去找醫生來好了，我們調查的目的是把資源……」

船長說到這裏，畢克趕緊用肘碰了他一下，船長立刻住嘴，假裝「嗯哼！嗯哼！」地咳嗽了兩聲。畢克慢吞吞地看了錶一眼，再抬頭望望天空。

「我們就走，警察隊嘛，你就用你的武力趕走他們好了。你不會沒有這麼一點點戰鬥力是不是？」

史太納可怕地大笑一陣。

「你說得好，我的太空艦隊還會怕那些飯桶警察隊啊？用不着費吹灰之力，還不是把它打得七零八落？等一下，再慢慢地修理你們。現在先使你們逃不掉再說。」

話還沒完，他即時拔下腰間的衝鋒鎗，對土星號打進一連串的子彈。然後，悠然地踱回汽車裏。

「我們也很忙，暫時讓你們再活一會兒。」

一說完，留下一陣灰塵開走了。

我們土星號的人員就這麼簡單地變成他的俘虜了。開了洞的太空船，並不是短時間內能夠修好的。

「船長，您剛才說我有心臟病，是真的？」

「是真的。在離開地球後不久，我就接到通知了，只是不想告訴你而已。今後，你不能再從事太空飛行。不，所有土星號上的人都辭去太空飛行的工作，改到天國服務了。」

「我們收拾一下吧。」

畢克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鑽孔機的馬達停了，從機針的尖端，一滴滴地滴下水滴，畢克仍然走近去仔細地觀察一番。現在再調查資源，又有什麼用呢？看着畢克認真地態度，只使我們增加心中無限的辛酸罷了。

畢克從太空帽上，用力地抓了幾下頭，低頭在那裏踱來踱去後，忽然單獨走到湖邊。

無風的湖面，彷彿有一陣漪漣，像象徵着我們所面臨的慘酷的命運。

「再不能當飛行員這件事，對畢克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實在太傷心了。我們不

要去打擾他，讓他去哭個痛快吧！」船長無限傷感地說。

強盜的大本營

只一會兒工夫，畢克又飛快地跑回來。

「船長，發現啦！我發現強盜船隊的根據地了，就在這個湖裏面。」

畢克招集所有的人集合後，開口說：

「剛才我檢查鑽孔針尖時，發現上面粘着一種液體燃料。雖然我對敵人這所地下貯藏庫的分佈情形，還不能十分瞭解，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麵粉倉庫下有所太空船用的液體燃料池。我想，既然有這種大規模的設備，當然強盜艦隊的基地一定離此不遠，你們看。」

畢克背着湖面，湖面可以看見幾處可疑的漩渦。

「強盜艦隊就在湖底停泊的，現在正在忙着準備出發。我們趕快把地下的液體燃料抽取出灌進湖裏。立刻裝抽水馬達！」

從鑽過的洞中用管子把液體燃料很快地抽出來，從山丘的斜面讓它流入湖中。

「杜得，土星號一點都不能飛行嗎？」

「如果採用低空飛行，大家仍穿着太空服時，可能還能飛一點，但是不能飛到大氣之外。」

「好，讓抽水唧筒繼續抽下去，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裏。」

我們轉身跑進土星號中。有破洞的土星號却只能蹣蹣跚跚地浮到離地二十公尺的空中，但不久就在圍繞着湖的山岡上拋錨了。

「沒辦法，只好把強盜州長叫出來談談。」

畢克用各種不同的波長，呼叫史太納。

「愛理斯州長，愛理斯州長！這裏是土星號的畢克總司令。」

「什麼事？你這心臟壞了一半的壞鬼，是不是土星號飛不動了，哭喪着臉求我幫忙？你休想，只要再忍耐一下，等我把這裏的事辦好就把你好好收拾收拾。不要亂叫，乖乖地等着吧！」

畢克並不輸給他。

「看究竟是誰要哭喪着臉。躲在水底搞鬼的不是強盜還有誰？」

「現在才發現我的基地，未免太遲了。不久全體艦隊就要出動了。讓你在臨死之前，一飽眼福吧！」

「別太神氣了，強盜州長，你趕快投降吧！現在投降就原諒你。」

船長急急地說：

「畢克，你想做什麼？你要嚇唬史太納，那是沒用的。把敵人的液體燃料丟棄在湖內出出氣就算了。你還是趕快靜靜地躺下來吧！」

「船長，你看看那裏。」

畢克指着下面的湖，大家拿起望遠鏡，沒有望遠鏡的我只用手遮在眉毛上，默默地注視黑色的湖面。這時湖面浮起許多泡沫，漩渦已越轉越快。

「強盜艦隊就要出現了，一定要給他們再警告一次。」

就在畢克對着無線電機將開口說話時，反而聽到史太納對部下下命令：

「各就各位，準備上昇！」

「停止！快停止，再不停止會全部死掉呀！」

畢克聲嘶力竭地叫，然而這時又傳來史太納殘忍的沙啞聲：

「上昇！跟我來！」

接着是強大的噴射引擎發動聲！

「笨蛋！爲什麼不相信我的話！」畢克痛苦地說。

就在這一剎那，只看見一打左右的太空船剛出現在水面上的同時，一股濃烈的火柱立刻衝上天空。

令人目眩的強烈閃光，世界末日似的大爆炸聲，震動不已的地面，我們迅速地趴在地面。啊！原來是海盜船的引擎所噴出的火焰引燃太空船用的強力液體燃料而爆炸的。

我戰戰兢兢地偷偷抬頭一看，只見一片白煙徐徐昇起，此外，湖面上什麼也沒有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

畢克只說了兩句，搖搖晃晃地剛要站起又立刻跌坐在地上。

× × × ×

兩小時後，警察隊船終於趕到愛理斯，隊長如何地感謝和讚美畢克，因頁數的關係，我只好把它割愛，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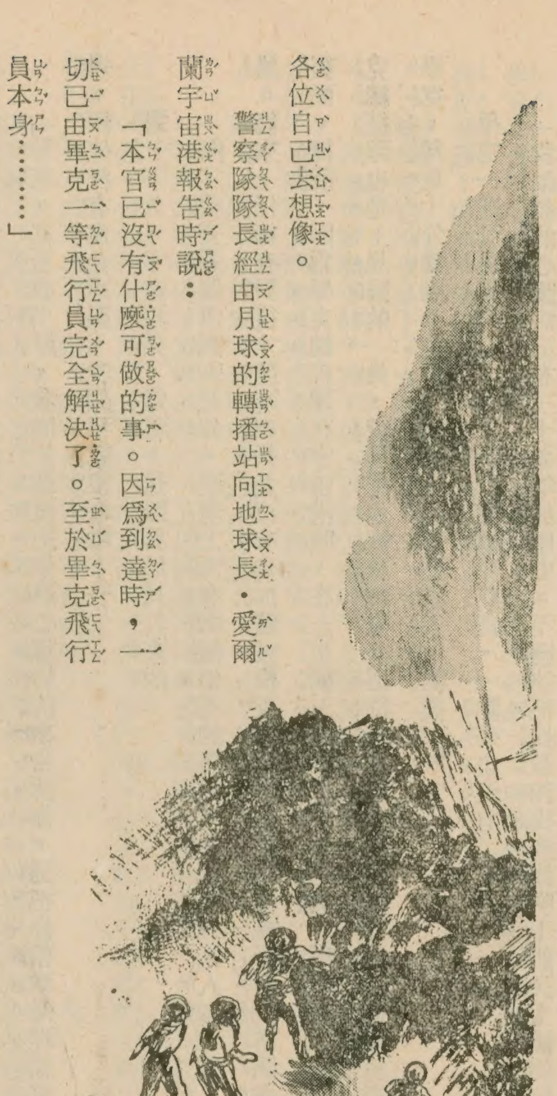
各位自己去想像。

警察隊隊長經由月球的轉播站向地球長・愛爾蘭宇宙港報告時說：

「本官已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因爲到達時，一切已由畢克一等飛行員完全解決了。至於畢克飛行員本身……」

畢克的心臟病是非特別小心不可的。土星號可以運回修理，但病人究竟應怎麼處理才好呢？

「打針後，讓他安靜地躺着運回去怎樣？對畢克飛行員來說，這是最後一次太空旅行，



我想他勉強可以維持到地球吧。」

畢克就站在旁邊聽着，他不但臉色蒼白，並且顯得全身軟弱無力，病況可能已相當惡化了，船長十分慌恐地撫摸着畢克的背。

「畢克，都是我不好，我瞞着你沒把你患心臟病的事告訴你，還把你帶到愛理斯來，不過，假使沒有你在這裏，我們早就沒命啦！」

過了不久，宇宙港來了電報，是醫務局長打來的。

「剛才調查過健康調查紀錄，發現上面有兩個畢克的名字，但奇怪的是人數十五人却沒錯。後來，仔細查對後才發現船長並沒有參加健康檢查而把貴公司畢克總經理的診斷書混在裏面。據說，因爲畢克總經理在宇宙港時，在土星號上與檢查人員鬥嘴，所以他們誤以爲畢克總經理也是土星號的一員，就硬把他拖來檢查。這位老畢克有心臟病而另一個瘦瘦高高的畢克，却是十分健康。抱歉！抱歉！這都是我們的錯誤。」

畢克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跳起來歡呼萬歲，一點病也沒有了。

「我叔叔的心臟病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不應該把叔叔和我搞錯啊！船長！假使您健康

檢查不合格而辭職時，請放心，把土星號交給我們就是了，我會把它改造、修理，使它比現在更美觀，而且飛得更快。」

船長故意敲着桌子，大聲地嚷：

「我怎會辭職不幹？我不在土星號怎麼行？太使我不放心了。我才不怕什麼健康檢查。你們不是剛剛看到健康檢查是如何不可靠嗎？」

船長靠近畢克那像啤酒杯把手的大耳說：

「我決定開花店，賣綠玫瑰花，土星號就拜托你了，我將和黛安兩個人，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你就把我們家當着你自己的家好了。嘿！斯巴克，你怎麼還在這裏？笑得像巴納種狗呢？還不趕快去那一邊，我和畢克還有事商量嘛！」

各位讀者，既然頑固船長要趕我走。關於畢克新船長、花店老闆漢松先生及有關黛安或我的事，還有許多想談的事，但是我的筆記已到此寫滿了，容以後有機會再細談吧！

我暫時離開各位，祝你們健康快樂！再見。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0441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初版

編　者：本局編輯部
發行人：林春輝
發行所：光復書局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十號
郵政劃撥帳號臺北3296

印刷所：國語日報印刷廠

每冊定價新臺幣18元

特價15元